共二十五
耳目口心書 四五六
桐菴藏
青莊館全書 二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

耳目口心書四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 四

一統志三才圖會等書朝鮮國絛土產皆稱石燈盞我國元無此物每訝之頃年勑使來時偶入南別宮見排設棹上以紅繩懸玉燈盞如碗大潔白可愛即成川玉也始知自古懸之出使我國者歸傳因爲土產歟其搨扇注以爲編竹爲骨以多爲貴云此即今之

五十竹別扇

或曰河豚本無毒而有虫者眼如鰈或附於口及尾間不易覺能殺人又卵最毒去此二者而食甚美然大抵此物及無名雜菌及自死肉切不可食也蟾蜍化為海豚故毒

凡虫類皆先北行故百虫若入耳竅向耳於北方而立則自然走出

熊朋来曰周禮蚳醢之蚳漢儒相傳為蚍蜉白子按天官有鼈人掌取互物祭祀供蠯蠃蚳以授醢人則蚳與蠯蠃皆當是螺蛤同類既掌以鼈人之官可知為

水族之産夏小正於二月言昆小虫抵蚳其傳曰蚳
螘卵爲祭醢未可盡信月令方春和時毋殺孩虫胎
夭飛鳥毋麛毋卵豈有二月正春殄螘穴以爲豆實
之奉哉巷伯成是貝錦注以貝爲餘蚳蚳或從身醫
書云食之益壽明目豈必螘卵而後謂之蚳哉余初
以能說爲是及按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爲醬
非官客親族不得食然後知能說非也前見松根有
大蟻童羣挺之斷其腰舐之以爲酸余試舐酸如醋
應其卵亦有此味可食而爲醢醬之屬耶
永樂癸未 太宗大王出內府銅命鑄活字此我 國

鑄字之始也盖此法權輿於宋慶曆中有布衣畢昇
爲活板用膠泥刻字火燒但未知範銅爲之耳 世
祖潛龍時亦範鉛爲字今往往有刻土爲字者耳
景福宮御溝旁有臥石獸面如狻猊頂有一角通身有
大鱗以爲狻猊則有角有鱗以爲獜則亦有鱗而足
如虎莫知其名後按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
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無乃此
獸耶至和中交趾獻獜如牛而大大鱗一角沈存中
以爲非獜而天祿也南陽宗均墓前亦有二石獸若
羚羊左刻天祿右刻辟邪此是一物而二名耶未可

詳也南別宮亦有此歟一盖自景福宮移置也
世傳安平大君醉中洒泥金於黒段淋漓瀾漫仍放筆
逐其點作草書無痕跡惟人字波上三點突兀急以
筆内颺為彡此蔵拙法也後人傳之多書彡字今按
曹娥碑下段書叚平三年叚字日下人或安平效之
歟叚卽升字也升平晉穆帝年號也
一統志建置沿革下立二十門曰郡名形勝風俗山川
土産藩封公署學校書院宮室關梁寺觀祠廟陵墓
古蹟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釋我 國輿地勝覽放
此成之而增姓氏一條甚好一統志書人物某某而

不書字是欠事注往往亦不書別號耳

今世咸讀少微通鑑節要而不知少微之何許人按江贄宋建寧崇安人也隱居不仕因太史奏少微星現詔舉遺逸三聘不起賜號少微先生節要書雖疎畧而但多收入史論甚好

客問曰某人家墳墓火燎將欲改莎地師以爲三月改莎大害子孫不可改云大抵此事於禮有之乎余對曰雖不廣考禮書然度以常理似無識矣若父祖生時居室頹仆則以拘忌姑徐徐露坐以待吉月乎事死如事生而固若是乎地師之恐喝不足責也人家

子孫忍能從之悲哉

東國人著書力量甚短文獻之書苦無大方家可歎也

余欲於暇日廣集稗記文集分門起例倣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以爲東國不刊之典而只恨

苐一無羽翼協力者苐二無筆札書工也

每思吾未始有身而緣何始有身則父母與吾此身未始有二也栗谷先生曰凡人莫不知親之當孝而孝者甚鮮由不深知父母之恩故也余每感不深知三字其不深知非暗塞而何吾宗姪先錫之言曰是天之下本無所謂余者而父母以形骸氣錫之使是天

之下忽有所謂余者余又感忽有所謂余者六字于

心藹然也書庸觀焉

老子曰大患在吾有身余嘗疑啓佛氏寂滅之學董宗

夫釋之曰去私己之謂也却好

君子處患難恬然而不怵迫者定難矣乎余於蘇東坡

王陽明事見之歎其怵迫於危苦身東坡以吟詩譏

訕被押登舟自惟事不可測如閉目入水頃刻間身

既爲此計復思曰已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

是至京師下獄憂在必死靑金丹以備一朝當死則

併服以自殺付獄卒訣子由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

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
人是處青山可藏骨宅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
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謫黃州陽明忤劉瑾謫
貴州龍場驛丞後懼禍迫身至海濱遺履於岸賦詩
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許國慚
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遺骨
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郎赴水
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至一洞浹旬而別瑾已服上刑
始起擢用以子瞻之風裁伯安之氣槩猶不脫洒於
禍厄之間況碌碌下流乎若使二公自裁絕勝於百

道偷生之輩耳然少使子瞻學問必不如是而陽明則成德前事也但二童子事涉虛妄傳記之言不足信

或曰有平生以詐言務誑人必感傷和氣余曰此必然之理也前聞客曰不鮮紛人而使之激動好鬪其相狠鬪者必害於子孫書此二言以爲座銘

司馬温公編資治通鑑収入一百二十家書朱子編小學収入近七十家

竟日之所爲静夜思之悔必生焉終宵之所夢平朝念之懼亦深焉夜夢之煩亂由於晝事之不齊莊人若

預將靜夜之悔心念着脳中而戒慎於朝晝之所事

則夜夢亦應從此帖安

世多以藥石爲石之可合藥者不知藥與石爲二物古

者以石爲鍼故鍼砭之砭字亦從石也唐高季輔數

上書言得失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

以藥石相報云此亦以鍾乳爲藥之石而不知比忠

言於藥與鍼石也

近有金進士某渡三田渡有詩曰方爲沙上人恐後船

上人及爲船上人不待沙上人足以戒燥競者

不可以驥之一毛之白而預定其爲白馬也安知其渾

身億千萬箇毛或有黃處黑處乎豈徒見人之一偏

而論斷其大全哉

人有戒余曰終古挾一小技始眼下虛無人自信一偏

之見漸有凌人之心小則罵詈叢身大則禍患隨之

今午日留心於文字之間務為凌人之資耶余歛手

曰敢不戒

丙戌三月十一日成太常大中来訪曰李虞裳病漸危

焚其詩文稿自謂事功不能與日月爭光何異與草

木同腐哉余曰或人歸咎於文章以為祟故有此舉

耶病既深則雖焚之無少補惜矣古有杜牧之病中

焚稿仍死耳成曰此擧未必不由於余耳余當諷其
詩文太靈異造化怒不赦也余曰使人人勝於己者
敬而不猜敵於己者愛而不爭下於己者憐而不侮
天下庶幾太平矣成曰天之生才也停蓄許多英氣
始孕出之果無心乎夫人不知天意必欲猜害是逆
天甚矣癸未入日本時於龍仁驛舍與元子才各閱
贐章始見君文矣其序中鷁鷁春雲之詩態知用韓
退之詩君詩多態度鷁鷁春空雲之語而滚滚秋江
之筆頭出於何處耶余意態字屬春雲甚緊而筆頭
二字不襯於秋江何不改筆頭以文瀾耶余曰黃山

谷詩曰筆頭滚滚懸秋江成曰經書父母也人豈有無父母者乎此為主人其它枝葉也　大明人諸文集觀之則無味以其意淺故也余酷好子瞻之文而亦時時有侮心以其非從六經中出故也余曰君非今世人也旣出官途而餘暇著書又善於搜訪人文字奬勸之何其勤也又聞日必讀一卦有之乎成曰前則博觀書籍可謂勤勵自登科以後自多牽掣不能如意然六經中周易禮記少有工程耳近與徐侍郞相語以為與其誤注經書使其末害以至伏屍百萬流血成川不若集近世之孝子烈女行實以成一

部書輔益世教之為愈也君亦錄此等事以助我余曰此亦余志也可努力圖之耳

羅欽順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耶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余以為羅氏此言病佛氏之惑昧於義理不辨向背故引義

之與比之語以救之也今年二月內翁朴穉川誦其
題小瓢文曰盛之不滿一握粟酌之不過一杯水然
泛之江湖亦将泛泛與白鷗而遊不掛礙於洲渚之
間瓢哉瓢哉余評其後曰莊生之大瓠穉川之小瓢
其逍遥遊則一也今閱此言與宗杲所言同待逢穉
川當傳之以義之與比之語以助之也丙戌三月十
四日漫筆

董仲舒曰栣众惡於内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
為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人之誠有
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

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
慾栣與天道一也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
禾未可全為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
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為之內也性
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
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
禮乃可為善此聖人之善也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
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
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
於人道之善則民性不及也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

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曰謂性未善陳安卿曰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渾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摸捉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是說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箇切端的如孟子說性善亦只是理但不

若指認理下字得較確定胡氏者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旣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贊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禀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愚以爲仲舒之見何不明之甚也旣曰梃衆惡於內則是荀卿性惡之說也又以貪仁比於陰陽夫天之陰陽曰剛曰柔果陽偏屬仁乎陰偏屬貪乎且旣曰貪仁之氣又曰貪仁之性是陳氏所謂只是說得氣者也亦其言有之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

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則又不辨性情之殊名者也
大盖糢糊持論楊子雲卽祖仲舒之言而不自創善
惡渾之說也先儒不必偏罪子雲先罪仲舒可也是
故朱子駁仲舒之性者生之質曰只當云性者生之
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又按草木子曰儒佛言性之旨
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内出生於蚌胎
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儒本諸天佛由諸己愚以
爲仲舒善米之成於外者正如佛氏性之由外入也
仲舒又有言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
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

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
也此言其果與中庸天命之爲性率性之爲道修道
之爲教之語同乎哉仲舒又有言曰性有似目目卧
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
謂見此忽又似蘊氏胡氏所謂性無善惡者也其駁
雜慌忙可東可西不可勝言

金錫汝曰凡人品不可固滯貴通活如鑿地得水無往
不在又如明月照水隨處有光照於淮水者未必不
照於濟水照於江水者未必不照於河水然月則一
也以其能通活又論文章曰文章無悟解處則不可

盡禮也久矣貧不能盡禮猶可道也縱不貧自叨以下不倫服首腰絰暨喪服何哉夫巾與帶獨可以服云乎哉今光錫爲人後而降姊出嫁而降則五月耳頒雖五月哀惟朞耳安忍獨以巾與帶哉家貧乎則禮可以權之矣不以冠而巾加絰不以衣裳而吊服布帶承之以絰何如余惻然曰禮以義起絰以權通其可也雖然貧無以服可傷也已

戊士執使人致虞裳訃曰丙戌三月二十九日晡李虞裳彦瑱死死於三清岩石下桃花園裏水晶宮之句無乃讖耶淹留金老来傳其訃余入　賀班中不得

往吊馳伻慰其孥以一幅巾襚之方回徨花樹下不能定神士執書完山李子執書惻然曰朝鮮國李長吉死矣噫生同一世不見其人余其陋也夫頌語吾姪心溪居士又愀然欲涕

正夫謂余曰凡吾眇然之身處天地之中溯之以想過去人不知其幾億千萬今併一世而含生者亦不知其幾億千萬未來者不知其幾億千萬且天之上下四表之內外有何異事有何恠物歷歷窮詰則不覺茫然自失太倉稊米猶為之大也天地間絕無着手可欲為之事耳雖然晝夜思想莫如儒道之可為也

浮生雖云倏忽惟其於倏忽之頃極力勉勵向所謂

濶大無當之想走作者須除置甚好若一切向虛空

去則於可爲之事愈退却矣余對曰今所言宇宙間

事雖闊大眞如是人生眇然茫然耳夫莊老釋氏輩

眞覺此而凡實地的當底事舉不掛胷於腦間不能

自反而止優遊俟死耳然覺此已是尊貴地位每想

傭作蠢男子勞碌食力當霖雨歊炎塊處陋室涔涔

無語時果其意想能到六合內外否只不過喫飯之

計也故能意到闊大而自反眞實者大人也是知儒

爲大中至正之道而老釋輩太高超過當者也蠢男

子全然昧昧者也

正夫曰今之友誼不能涵育導化待親戚就只先務訐較毀譽勘撿是非轉相乖角矣余曰生今一世才志相同又相為友則已是八九分好事反不知此意而先生猜疑阻隔互相嘲誇生意頓然寂寞若如此則都無一个親知之為愈也

余曰旣有天文則斯有地理當然也至後世八於陰陽家搖惑世人地之正理幾蕪沒以至穿掘父祖之墳墓僥倖子孫之富貴豈其正理哉譬如樹木結實種為它樹生生不窮其初傳種子之樹轉相為枯朽摧

祈有何相感之氣哉孝子慈孫安葬父祖之體魄只
取其無風向日乾淨之地而已不可惑於禍福之說
掘移無常更見白日也蠻夷之俗有水火葬而其子
孫亦有貧賤富貴者且雖中華之人或有水渰火焚
者其子孫亦為將為相有何龍脉砂星之可觀乎且
風水家有言靴山帽峯榮貴之說靴帽後世所制也
何關於鴻濛肇判之山哉正夫曰風水不可惑溺亦
不可排斥樹實之形枯氣傳本無関涉之譬雖停當
而亦安知冥漠之中自有感應之事耶蠻夷水火葬
渠之風俗舉皆如此則元無可憑處故任宅榮悴不

可以拘也且或不幸而水渰火焚者其骨齒遺落之處安知非吉地耶然要子孫之貴顯遷墓無常者決非孝子也

余曰七情之中惟怒最易發而難抑余亦往往善怒高吽大罵憤無所顧若氣少下則悔前之爲不勝愧悳然而後復發怒則向之悔心旋忘之矣若將怒後之悔心預備於怒前則當罕怒雖怒而無過當之舉矣

正夫曰君言極是願余外貌若遲緩無暴怒者而有時激觸自不能禁是工夫不到之致也若古人談笑處事不動聲色者異人也

正夫曰古之好人應多而湮没無名者過半且雖名傳而行事之可聞者亦太半無顯故著書不可無者也書亦不能盡傳而自古著書能傳則其言行宛如昨豈不可貴乎余曰管寧扵風波時歷想平生過愆終無可紀而只自悔三晨不裹頭甚恐懼訟愆嗟乎以不裹頭爲大愆則其人資質何如哉五十年木榻上行事應有可敬者而以不著書無聞惜哉

徐汝温瓚修余妹婿也弱年有詞藻其十六歲有詩曰天高仍野濶木落又黄昏月與菊花好砧同角響聞殘燈閱古卷鳴鴈過敲門瘦竹偏虚籟凉宵霜露紛

今年又有詩曰孟夏花猶在春光借一林詩耽明室妙月隱翠微深簷宿無家燕竹搖似画陰夜空移枕卧村遠孤烟沉時十八歲也二詩安閑甚趣語也

内舅朴稺川十七歲有村居詩曰兒鷄初唱麥登塲柳暗村頭溝水長隣老隣童齊笑語前宵時雨過南方

今年十九歲矣有一聯云獨憐紅濕前園雨已占依俙昨夜星此警語也又有詩云雨晴山色入簾寒虛榻留朋共作歡萬事縱橫餘一笑幾人今古老微官相逢已盡平生抱來日應知此會團滿眼雲山春獨在幾年栖息樂閑安意甚老宿非少年輕薄之口語

也余未嘗不多之也

余謂雲章曰數百年来習俗大變按秋江冷話東人効兀良哈舞搖頭揚目聳肩屈臂二股十指同時屈伸或作張弓狀或作狗行狀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倡優女子無不為之右贊成魚有沼尤善之余初亦以為風流事亾友子挺極言非之余頗不然之旣讀漢書蓋次公効檀長卿沐猴舞然後方知子挺之正論云今觀此事以秋江之雅貞初不非之顧今果有此俗乎雲章曰不是怪事耳凡陋習之不可洗者以舉世皆然耳目濡染卒不可解也如今及第者新来古

風顛倒猖狂不可勝言習俗所拘誰知其非乎
雲章曰凡有書籍雖愛惜者不可不借人昔同春先生
借人書籍人或還之而紙不生毛則必責其不讀更
與之有某人者借書不讀悼其呵責踏卧卷上使之
壞汚延還之此又不知長者厚誼也
余謂徐汝五曰夏月劉冰團如彈子向日映光處以艾
承之得火此何理也汝五曰凡物至瑩徹而圓者皆
可取火非獨火齊然後可得也陽爲動動爲圓故陽
氣於圓物恰受力專也
徐汝五曰宗室洛昌君入燕逢西洋名畫師畫其像以

魚膘水鋪綃本撻眼潛視一次背坐忙急揮洒以大筆濃染盖沒骨圖也近觀之極透澗點染可憎揭壁遠看則頰稜衣褶活動如眞自　上命取入來觀之仍題其上曰圖像中第一自此華人往往效此法云矣

成士執得見稺川詩大稱其似唐於余座始逢諷誦稚川草長沙繞崖江遠月垂樓之句仍笑曰風骨秀雅不害為名下士又曰少年之萬事不成都在色上戒之

張雲章曰近覩龜峯集其與栗谷牛溪兩先生推許之

羡譪然可樂我國四百年友道於此了當矣

許端甫覆瓿集簡牘娟奇可喜東國罕有也學明文者

而其取用者一部世說也故其清警難及其與李懶

翁楨帖叙西苑鋪置歷歷入妙甚奇筆也有曰大絹

一簇各據金青等彩幷付家奚致之西京須繪作背

山臨溪舍植以雜花修竹千竿中開南軒廣其前除

種石竹金線列恠石古盆東偏奥室卷幔陳圖書千

卷銅瓶揷雀尾愽山尊彝于棐几西偏拓窓家小娘

糁羹菜手漉潼醴注于仙爐吾則隱囊于堂中卧看

書而汝與口口在左右談笑俱着巾縧履道服不帶

一縷香煙颺於箔外仍以雙鶴啄石苔山童擁篲掃
花則人生事畢矣
凡文章惻怛眞情必於碑誄見之歐陽公瀧岡阡表先
懿可見伊川之明道墓誌及我國三淵祭李穷卓爾
文友愛可見李空同左宜人墓誌伉儷之義可見其
悼子姪則昌黎之祭十二郎放翁之誌幼女及我國
農巖之哭子崇謙二文嗚咽可深其師友情誼則長
蘊之祭歐文忠黃勉齋之朱子行狀我國李容齋之
朴仲悅誌哭等閑人則若陽明之瘞旅文不可多得
可鼓舞千古者也

我國自羅麗以來局於聞見雖有逸才只蹈襲一套其自謂文章絶不可見惟許端甫創出新論若徐袁輩奇哉其與崔簡易帖曰世人不知文者誤舁公詩此太憒憒公文雖悍杰亦從班椽孟黎中來也詩則本無師承自創爲格意渕語傑沠切摩聲律採掇花卉者所可企及吾以公詩爲勝於文未知公印可否云此眞卓異之見也三淵翁言論亦如此其序覲復齋稿有曰余之迹蹤百無所觧獨於詩道三十年用心矣其始以立格必高取法必古爲準務以矯東人舁靡之習其自標致與夫爲人嚮導輒曰漢古唐律崔律

律守上薄雲霄抗論則然而及其自運一皆是尋逐
影響而為者所謂漢者非眞漢唐者非真唐而乃自
己之漢與唐也於是廢然而返因難生厭不復以聲
病為究竟法矣又序何山集曰詩之為道不可無法
不可為法所拘也不佞嘗聞朱子之論詩矣其於風
雅正變之别非不截然至荅或人之問則曰關關雎
鳩出自何處快哉斯言可以破千古膠固之見而足
為聲病家活句矣夫詩何為者也原於性靈假於物
象青黃之錯為文宮商之旋為律不可為典要惟變
所適神無方而易無體詩亦如之故象有所轉雷中

芭蕉可也境有所奪芥裏須彌可也是豈可以安排拘滯爲哉我東爲詩淵源旣淺無復憲章之可論而獨其詳於忌諱狃於仍襲實爲三百年痼廢然而宣廟以前雖有巧拙猶爲各呈其真態以後漸就都雅則磨礱粉澤之日勝而忌諱愈詳仍襲愈熟泝古之爲法而終爲法拘也故命物之必依彙部使事之要有來歷槭槭圈套之中不敢傍走一步遂使真機活用括而不行豈復有截斷中流超津筏而上者乎蓋合而論之百家一格卽夫一人之作而境事雷同情致混倂又是千篇一律無可揀別噫詩可而覩豈

也是故以之行己則為恭而以之事上則為敬特是
子產之事上未易言矣在昔登陴肉袒天實不逞於
其君二三執事族大寵多其冒上也實甚而子產以
貴胄多才久柄國是所奉者僅中主而聖明之戴不
涉於猜嫌所歷者凡四君而靖共之忱罔分於先後
卽覲陳殍之獻戎服將事猶能援文公之命以折莊
伯之心卒使臣主俱榮強隣讋服司徒致民之功克
奏焉孰非其敬心之所流有以安上而全下也哉且
夫盡心於上者未有不盡心於下者也古大臣學問
醇謹要具有宏濟艱難之畧旣以其修之身者獻之

廷儼恪之衷不徒凜乎禍謫而端己以率屬斯人主之勢常尊而因以知其性情和厚實自有帡幪兆庶之心則又以其效於上者流於下亢戾之氣久無介乎隱微而大德一本小心斯羣物之命可托我覘子產政在養民稱之曰惠則信無忝焉夫鄭之為國其見困於強大之令數矣晉楚之從恚索敝賦君子觀鄭風而有以知其民不堪命也籍非子產以德鎮撫之而遽欲躋諸仁壽吾見壃場之守禦之備行使闕文告之辭田疇就荒玉帛增耗民惡其上責将誰歸獨不思民者上之民也體上之心為心鋒鏑未銷甚

懼爲草菅之刈即推上之恵爲恵室家無恙奚憂乎
蠆尾之傷盖自子産相鄭垂四十年匪徒遠駕乎諸
侯之良實已無慚於众人之母而兵革不試内外無
虞鄭之人民汔可以憩曷亦聽輿人之頌乎夫豈其
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也子産之事上養民如此是盖
本獲上之恍爲逮下之德此其所以位小國之卿而
知禮遂戢雄藩之志生三代以下而遺愛直追王者
之風也哉由是行而冝之法立而不犯焉則又非後
世刑名之治所得籍口也文甚簡淨非東國科製張
皇之比也考官評其後曰落落抒寫絶不追逐聲華

而逸韻遠神古茂可掬金停玉止仙骨非凡又二道
不能盡録一曰吾學周禮一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
其詩題曰賦得八月其穫而五言八韻得登字農事秋
成候嘉禾慶早登愛逢晴景好爭約曉凉乘似櫛猶
栖畝如雲漸壓塍耘經千耦奮刈抉萬鎌興載重分
漁艇歸遲趁蟹燈烹鷄賽田祖酌酒會鄉朋喜氣閭
閻溢欣聲婦子騰野人忘帝力蕩蕩莫能稱考官評
曰格侔沈宋趣洽儲王
彥瑱衕衕居室雜咏曰五更頭晨鍾動通街奔走如馳

貧求食賤求官萬人情吾自知又曰一虞裳一松穆
我友我不友人詞客供奉同姓西師摩詰前身余問
成士執曰虞裳自稱摩詰前身何也士執曰在日本
時見作渡海六帆圖不甚佳歐陽自稱政事之類也
云其三曰鷄戴勝高似幘牛垂胡大如袋家生物百
不奇大驚恠橐駞背其意以爲鷄勝牛胡雖似奇恠
而不如駞峯之突出可驚恠也自譬渠文章之異品
也其四曰錢字明有兵象世人皆自不察两戈并爭
一金貪者必遭其殺此語出石成金之書虞裳但韻
之耳其楊應山賛曰闟能殺公闟能傑公闟能族公

不能使天下人曰不忠

士執嘗曰三送人索其文章彥瑱慳秘不許末乃書三

詩于紙尾墨痕如新也陸放翁師杜少陵遥傳心印

若交承有人識得宅佳處隻眼真同七祖燈弇園氣

勢儘文宗譬似形家大幹龍眼底石公千百輩與宅

都做子孫峯鐵鎚鎚悍馬大是英雄語人兟何足妬

痴騃笑漢吕

彥瑱海覧篇真尺紙蕩潏光恠態態有一覧萬里之意

其詩曰坤輿内萬國碁置而星列于粤之魋結笠乾

之祝髮齊魯之縫掖胡貊之毛毼或文明魚雅或兟

離侏侏群分而類聚遍土皆是物日本之為邦波垩
玕蕩濡其藪則搏木其次則賓日女紅則文繡土宜
則橙橘魚之恠章舉卉之恠蘇鐵其鎮山芳甸匀陳
配厥秩南北春秋異東西晝夜別中央類霞敵嵌空
龍漢雪薮牛之鉅材抵鵲之美質與丹砂金錫皆往
往山出大坂大都會環寶海藏竭光者是朱提圓者
是韎韐赤者與綠者火齊映琵琶奇香爇龍涎寶石
堆雅骨弃象口中脱角犀頭上截波斯胡目眩淅江
市色奪劫車而攎至但儈千户埒冢海地中海中涵
萬象活黛背帆幔張鮪尾旋旗綴堆疊蠣粘房屭

黿次窟忽變珊瑚海煜燿陰火烈忽變紺碧海雲霞
众色設忽變水銀海星宿萬顆撒忽變大染局綾羅
爛千匹忽變大鎔鑄五金光迸發龍子劈天飛千雹
萬霆戛東雲閃鱗介西雲露肢節髮鬣馬甲柱秘恠
慫怳惚其民裸而冠外螫中則娼遇事則靡沸謀人
則鼠黠茍利則蟻射小拂則豕突婦女事戲謔童子
設機栝背先而謠鬼嗜殺而佞佛書未離鳥乩詩未
離鴂舌牝牡類麀麃朋友同魚鱉言語之鳥嚶鞮象
譯未悉草木之環奇羅含焚其帙百泉之源匯酈生
瓮底蠛水族之不若思及閟圖說刀劍之款識貞白

續再筆地毬之異同海島之甲乙西泰利馬竇線織
而刃割鄙夫陳此詩語俚意甚實善隣有大謨羈縻
和勿失漢筆於太史之貨殖獵墨於昌黎之南山挾
之以恍惚玲瓏之才透之以靈妙慧悟之理又綴韻
之山海經排字之博物誌珊瑚海大染局之說從王
思任天目遊嗅中来
彦瑱於壹陽舟中卧念梅南老師言作詩曰宣尼之道
摩尼教經世出世日而月西士常至五印度過去現
在無箇佛儒家有此稗販徒歎弄筆舌神吾說披毛
戴角墮地獄當受生日誣人律毒焰亦及震旦東精

藍大剎都鄙列睢盱島众林禍福炷香施米無時鈌

譬如人子戕人子入養父母必不悅六經中天揚文

明此邦之人眼如漆睗谷昧谷無二理順之則聖背

檮杌吾師詒吾詔介众以詩為金口木舌

其壹歧島亦名勝本海詩曰蠻奴赤足貌𪋗魮鴨色袍

背繪星月花裙蠻女走出門頭梳未竟髽其髮小児

號嗄乳母乳母手拍背嗚嗚咽須史擂皷官人来萬

目圜繞如活佛蠻官膜拜獻厥琛珊瑚大貝孽槃出

眞如啞者設賓主㸐睫能語筆有舌蠻府亦耀園林

趣栟櫚青橘配庭實

李進士匡吕字聖載詩典雅無一破碎語真可誦也江行絶句曰江行浦溆永西風生浪花後舟方曳灘前帆如轉沙斗尾浦欲盡牛川稍出沙遠遠明人眼靈城江上家店主防人坐室中云置機豈知村陋屋留我有光輝田田菜中葉簌簌土頭霜峽曉行添褐餘寒甚洛陽被庭松矗矗蕩動為青蘋好在龜潭水寧知前度人往往佳村落勝見好山水青林與茅茨隱見方未已有書不甚讀乎居無聊極舟坐任遲速日日愛江色今我未半百已嗟徒侶稀縱有好溪壑餘年誰與歸金灘拜祖墓兩兄相見悲如何便言别不

及未面時四月初一日水小退詩曰三江舟楫鏡中行擬把金陵比漢陽蒲眼雲山千萬疊葱葱佳氣湊神京彈琴臺用三淵韻金灘湖㺚川琴臺水一曲亘視一斷山岑蔚中經復昔玆覆我師吼灘猶擊礫判尹實北將威聲在草木狡虜逞九劒背漳空踐跡車嶺一失據八路真縱敵寇来實傾國衆寡剱鬪力搶生仍吾分王家恫敗績荒祠悼國殤層巔俯深碧琴臺莫食魚殺䰟應在腹㺚川莫飲水戰骨下撐積幸州泊開山後来終摧廓先當蹶我公撫事重惻惻平壤詩妓除夕詩歲暮寒窓客不眠思兄憶弟意凄然

孤燈欲滅愁難歇泣抱朱絃餞舊年筆法亦妙其明
年死云

偶閱呂晩村詩明末文章分門割户互相攻擊甚於鉅
鹿之戰黨錮之禍亦可以觀世變也古來未之見也
其詩有曰紅羅眞人起長濠東南兩鬼相遊遨兩鬼
者誰宋與劉一返大雅追風騷青田竒麗得未有入
水雷霆出科斗金華學更有淵源寢食六經語不茍
白沙辯香擊壤吟定山别鼓無絃琴可憐一墮野狐
窟入鍛烟流成藥金依口學説李與何印板死法苦
不多濫觴聲調稱盛唐詞場從此譌傳譌七子最與

冨著作沙飯塵羹事摽掠攀龍無忌恣欺狂世貞拉
雜自言博竟陵兩傖矯此弊不學無述惡其鑿至今
流毒缺縱橫宜缺齟齬聚族争雲間未已西陵起一
吠百和迷形聲古来骨朽不能言夜臺魂嘯天呼冤
音亡弾歌長已矣千秋萬歲那可論吾有老友容菴
氏古今詩格何所比漢魏六朝唐宋元偶然筆落其
某似昔年從子從君遊學詩學杜學夔州爛熳東坡
與放翁指點歷歷有源流因歎容菴眞博雅腹中多
書手灡㴻栽葦時人那得知外間籍籍何為者去春
抱硯遊呉門呉門派作雲間孫呑聲忍返古園棹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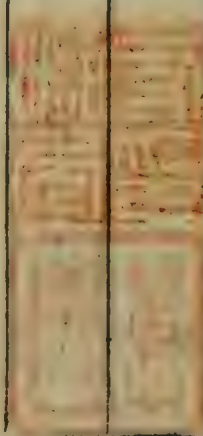
璘似隣

家自喜舌尚存乞食今投苕霅裡苦吟夜咽香燈底詩成老畏後生看巾箱小本側理紙揭來携示大子叅閒窓細讀腦欲洞韻脚流傳法度新下字精麗卒難動驚君一變頓改觀君云此事非所難與子相期更有在寧能老死弄墨丸嗟予孫子空懸衣今何時歘生此才疇昔天帝嗔兩鬼漏洩造化成嫌猜何如作伴逐遊戲結璘鬱攸歸去來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

己巳秋戚宗金民城盛汝書之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二

耳目口心書 五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二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二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晩秀　薫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　五

開闢已久元氣漸薄理之固也巢居木食之民軀幹氣力偉壯異常故大暑盛寒不生疾病而年壽亦應人皆可以享百年及至伏犧改以宮室衣裳則習俗一大變時人漸脆弱露宿風飡不堪其苦而有夭閼之兆故天生神聖不得不設此擧耳自此以後生物漸

減殺周時猶有如長狄者後世那得有此輩先王制
禮天理人情酌量無欠如父母之喪未殯之前勺水
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暮二溢米既虞卒
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醴醬禫
而飲醴酒食乾肉三代之時人人氣禀健實且六十
者始食肉則六十以前人蔬食而氣自如故雖遭喪
不大損也今人那得一一守此禮乎論語子曰古者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
蕩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范氏註之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

如古哉民性之敝亦與古人異矣今看此說則後世
僞詐日勝不可與三代同化矣李瑞雨趙燕齋文集
序銘曰天爲氣毋譬如酒甕釀以爲人醇醨日用古
往今來宜其薄醨液盡滓留惟有醯鷄真名言哉
上古之書大抵肇於象形故六意中象形太半也自蒼
頡造科斗古文以至周世書無旁歧周宣王周之中
世文明漸生史籒於變古文造大篆籒文至秦李斯
作小篆古意益剎至王次中八分程邈隷書而後古
文寖微矣古篆淳樸只象其形故日字但一圈子月
字但半圈子鳥如鳥魚如魚口如口目如目凡動筆

句曲處無一折突之勢蓋象天地間自然生成之物圓者甚多也雖有方者無四稜均方者如身體中毛骨竅節臟腑皆無四稜突然之物草木禽獸皆可類推而果實鳥卵尤團圓天理難掩處也草中雖有如益母草者然何嘗四稜平而且銛哉是蓋禀命於天天陽而圓故物皆肖天也至於人所作為器用諸物多有方者也圓之為道活轉故大方之為道局定故小也自秦時風俗一大變故字亦隨變八分隸書之類無一圓勢皆易而方形如日字四稜突出月字■上平下銳何嘗象日月之形乎魚鳥無翎鱗之形口

目失睫吻之象画画點點鈎戟釰錐欹仄縱橫頓無

圓媚之勢此亦非人力所可挽回也戰國兵爭至秦

而殺人無斁故書自然象予兵也大抵秦以前屬陽

秦以後屬陰故也小篆即科斗籕文之苗裔而八分

隸書之祖宗也天性慘刻之李斯象其世俗為之沘

眹也至草書而世變尤奇至張顛而為草書之聖者

以其顛狂異常故也至宋蘇黄葷欹斜放縱五兵尤

錯落亦末世事也至洪武作正韻字體微茫之間法

固森然須天下作同文之治然稜角銛利頗象　大

明三百年至明至嚴之治也凡為國者永遵此式使

上三下落道字

用於科塲可見字學不訛耳梵書左旋向右蒙古書亦然華書右旋向左此亦陰陽之別也朝鮮訓民正音字勢亦右旋向左其為小中華於此可見

陳圖南入華山隱居周世宗召問黃白之術不對放還山宋太宗召至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可以授人乎摶曰鍊養之道皆所不知假令白日升天何益于世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誠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協心興化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過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重之元有異僧名指空元君順帝問道答云所以修者宵衣旰食修

掤未詳
綱似網而俟考原本

明政刑四海咸安彜倫攸叙豈不彌綸天地安得不永為人皇者歟又丞相掤愚監至齋盛素善以供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山僧至此而王綱利愚民來供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也來是謂不可修行多道途異而理同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無私於己公於天下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愚按圖南學仙者也指空學佛者也語能如此可謂善諷而不欲強誘引為己黨者也昔嚴君平賣卜成都各因其人誘以忠孝友弟凡為異學者皆從此法可也雖吾道亦不過

仍其村與勢而利道之可爲活通而天下無棄人矣

又感異術者盡以此二人反諸己乎近有相地人朴重昌老而以術名於世余嘗問風水有驗乎掉頭而笑曰人皆不循天理徒事地理我亦不知也斯言足了當惑風水者也

古人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言甚正大然豪傑之士恥一物之不知六合之大獨不可以知之乎凝然靜想無憑無托思入廣漠亦足而發狂屈原之天問亦發狂之聲也今畧考諸書之異同載之春秋元命苞曰日左旋周天二十三萬里論衡曰日月一日一夜行

二萬六千里說文曰日經四百里週千二百里至地
高二萬五千里循黃道而行尚書考靈曜曰日光照
四十萬六千里日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晉書曰
日去地常八萬里徐整長曆曰日月經千里周圍三
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周髀曰日光外照經八十一里
地說書曰日月照地四十五萬里安定胡氏曰南極
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一晝一夜
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
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
行九十餘萬里徐整長曆曰大星經百里中星五十

里小星三十里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
月下其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關令內傳曰北斗
一星面百里相去九千里尚書考靈曜曰地有四游
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
春秋分則中矣又曰二十八宿之外東西各有一萬
五千里是謂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
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經天中央正半之處
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厚三萬里春分
之時地在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
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正夏至之後地漸漸而

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地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管子曰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淮南子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詩含神霧曰天地相去億五萬里山海經曰帝令竪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河圖括地象曰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孝經援神契曰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洹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三千頃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關令內傳曰地厚萬里張衡靈憲曰地深一億萬六千二百里王嬰古今通論曰地厚三萬里管子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鉄之山三千六百有九括地圖曰天下之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得而知矣

涉生於中國者能文尤難以其方言釋之也如中州人一言一語無涉文字自孩兒時耳所聞口所說皆有音義但不學文之前目不辨某字耳是故后李龍目不知書而使人讀漢史從旁聽之心已融解鄭康成婢能誦詩雖野氓里婦聞人讀傳奇皆鼓掌喧笑但使讀之則不知耳故古人男女纔四五歲先讀論語孝經烈女傳等書以其口耳皆通而目識其字只隔些兒耳故事半功倍如東小兒安能初讀論語等書也如百言之文使中國人讀之無加無減只百言東國人則以方言釋之百言幾至三四百言又有吐幾

五六十言比中國四五倍終年矻矻讀得幾書故東國人文章識見終不及中國中國之愚氓應反勝於東國之畧解文字者使中國之愚氓加東國之畧解文字者之工其識解頗有可觀耳東國尤為俗陋所拘不能脫出至京城近畿外方之文體判然有異以其山川局小故也俗儒又不知字義不辨大荳小荳每稱荳太盖以荳為小荳太為大荳甚至製表者以荳分太平為對陋矣古俗官府簿記書大荳幾石頗難具書只書大字其下作一點象荳形久而浸訛合為太字擧世皆以太荳為太宰不可罷青生敎俗亦

呼之為青太金慕齋日記亦曰村人饋青太
古今書籍之多盖緣類與選耳一切書籍摘行綴句入
此出彼改頭換面類書尤無好者選書亦多而大同
小異淵鑑類函為類書之大家康熙命儒臣張英等
一百三十餘人編之凡四十三部四百五十卷目録
四卷康熙親序之曰昔者孔子之繫易也曰方以類
聚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於諸卦則曰其稱名也小其聚類也大盖以天下
古今事物之理畢具於易而易之為書因理象物因
物徵辭以斷天下之疑而成天下之務者各從其類

以明之然則類書之作其亦不違於聖人立言之意歟書之最著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帖杜氏通典宋明以来撰者寖廣若博而不繁簡而能覈者抑亦鮮矣獨俞安期唐類函頗稱詳括大抵祖述歐陽詢之類聚稍刪存書鈔初學記白帖通典而附益之安期明人也而曰唐類函者以其皆唐輯也既缺宋以来書而唐以前亦有脫漏者爰命儒臣逖稽旁搜泝洄往籍網羅近代增其所無詳其所畧云云其凡例曰原本唐類函所載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白帖旁及通典歲華紀麗諸書此皆初唐以前

典故藝文今自唐初以後五代宋遼金元至 明嘉
靖年止所采太平御覽事類合璧玉海孔帖萬花谷
事文類聚文苑英華山堂考索潛確類書天中記山
堂肆考紀纂淵海問奇類林王氏類苑事詞類奇翰
苑新書唐詩類苑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編咸與蒐羅
悉遵前例編入原本類函以藝文類聚居一初學記
居二北堂書鈔居三白帖居四而以詩文殿之
今以釋名總論沿革緣起居一典故居二對偶居三
摘句居四詩文居五余以為富贍廣博不可勝言然
大明事實及詩文汎諸它代収入頗畧是可欠也爰

彼似避

字或易以彝或書以夲亦陋習也玄字易以元曄字闕華之綏画盖彼康熙諱也胤字亦缺乙

木弘恭字世肅日本大坂賈人也家住浪華江上賣酒致産日招佳客賦詩購書三萬巻一歳所費數千餘金以故自筑縣至江戶數千餘里士無賢不肖皆稱世肅又附商舶得中華士子詩數篇以懸其楣搆蒹葭堂於江濱與竺常淨王合離福尚脩葛張罡元鳳岡猷之徒作雅集於堂乙甲申歲成大中士執之入日本也請世肅作雅集圖世肅手寫諸人皆以詩書軸竺常作序以予之竺常釋也深曉典故性又溪沉

有古人風淨王常徒也清楚可愛合離亦奇才今記
其詩文雖未脫孤陋可愛遠人之風流墨蹟皆瀟洒
畫亦超脫
河曲合離詩曰千里鄉爲水誰言景似吳殷富家多少
風流客有無只是春晨飲何如稧會圖回舟傳好事
人尚在葯蘆
映山福尚脩詩曰俱陪風月勝賦筆幾爲遊名境簫葭
古小園鳥禽幽寒藻偏依水芳花半入樓那知金石
契瑤琴樂未休相逢湖海侶狂態任吾踈人醉三春
酒家藏萬卷書繞樓山色秀擱水月光虛柗隱非難

賦幽情本有餘
蠹蓊葛張詩曰千秋會友有文章花圃藥欄舊草堂鑪
酒應同司馬賣架書不讓鄴候藏微雲淡路鴟千點
疎雨浪華鴈數行湖海淵遊人幾在蒹葭隔浦歌帆
檣
隔凡罡元鳳詩曰一水春漲後蒹葭繫小艘人誰非舊
識詩自出新腔夜雨晴觀海晨巻聚霞江此中許深
酌可倒二三缸
迸菴釋淨王詩曰高堂常會友况召向陽春海曙雲霞
繞花開禽鳥蹊道流容我輩文雅屬伊人莫逆平生

好何須問主賓園林遲日永談笑無偏餘座上連陳

榻門前倂呂車三冬堪用史二酉足藏書不厭西窻

下還留秉燭初

木弘恭詩曰小堂掘江曲幾載共相羊投轄常浮白論

文日攤黃誰知結交地不屑少年塲盟社如斯在何

愁簡且狂

北海尾畝詩曰蒹葭堂上浪華春一片春心画裏新誰

識溯回何限興慇懃寫寄異方人

竺常序曰蒹葭之集以文同也而其人各異志其道或

不同其能使洽然樂怡然適者豈徒以文而已哉盖

異者易畔也世肅能諧之以和同者易流也世肅能
齊之以禮此蒹葭之所以集也世肅旣禮且和以故
締綴文儒韻士一鄉一國以至於四海無不揄揚伊
人於蒹葭之上焉世肅之交不亦富乎迺今會朝鮮
諸公之東至也如世肅者皆執謁館中諸公則悅世
肅如舊相識及其將返龍淵成公請使世肅作蒹葭
雅集圖同社者各題其末曰齎歸以為萬里顏面云
爾嗚呼成公之心與夫置身蒹葭之堂者豈有異哉
則世肅之交一鄉一國以至四海固矣夫今何以得
之異域萬里之外惟國家之待大賓可謂儼然重矣

而至其私覿之愉愉也顧與世肅輩為之矣雖世肅

之禮且和乎筍非國家所與其能如是乎余也文非

其道然亦辱成公之視猶世肅也其感於異域萬里

之交不能無欝乎內而著乎外也作蒹葭雅集圖後

序日本寶曆十四年甲申五月四日淡海竺常書于

浪華之僑居

軸後題曰蒹葭堂集者越後片孝秩平安那波孝敬平

安合麗王浪華福承明浪華罡公翼浪華葛子琴淡

海僧太眞伊勢僧藥樹主人浪華木世肅

張童子健玉城裔也年十一和子美同谷七歌寄其從

兄倬辭甚雄雅其一曰世鄙山中藜藿羡欲追巢父
洗吾耳十年自製芰荷衣結節為廬空谷裏天寒歲
暮陰風起病驥悲鳴枯草死相思不飲令心哀秪擬
歸夢洛城來其二曰遥望長安倚斗柄悠悠我懷寄
天命佇立逍遥以相羊短衣牛歌繞掩脛寒窓夢和
蕭蕭雪留向空階滴夜靜對月書床歌始放和羅琳
鄉意惆悵其三曰與兄飄飄各一方三餘讀書誰寂
强堂前肆兀千尋栢歲寒空送風雨長荒鷄呼月未
三更夜夜夢見在我傍晴牕手折寒梅發素女氷姿
無玉骨其四曰手折瑶花憶别離夢中兄强我曾痴

梧葉明年開𥲤樹共聽秋雨正何時去年往在長安
東滿目龍蛇凾旌旗憶兄悲歌不忍奏兄應思我眠
白晝其五曰書樓夜卧風緊急四山屛擁雲樹濕洛
陽城東凝暮雪江上寒雲觸石立坐聽東墻人響屐
擁衾来看玉霙集旅食京華歸夢長滄浪一曲水雲
鄉其六曰千里悠悠隔龍湫極目山川自欝樛地遠
長安勞東望潮連滄海欲西遊憶昔東坡梧樹下一
葉秋聲風雨休殘夢不成冬夜遲窓外蕭蕭松栢姿
其七曰日夜思兄令人老山坡悠悠隔遠道遠道展
轉不可思曉窓歸卧月上早惟有𤟤燭空相對替人

垂淚傷懷拖悲歌更和陽春曲歲暮陰風一何速

心溪宗極光錫稟襟炯然言入虛無幾陷佛老之學余甚憂之近者猛下工夫爲聖賢之學入孝出恭趍有規矩眞可敬也然其所吟哢者逈出尋常多有悟解人皆不知余獨知其頭頭皆道時箴其太僻者而嘗笑曰君詩宛是讀楞嚴經者口中語非讀大學人口中語遂歛手而對曰心無所繫語或灑脫何害吾道

龜井曾字道哉日本人也年二十餘才思慧敏其胡笳歌曰月白風蕭瑟胡笳度曲淸何人多旅想無地不邊聲霜下千門肅沙平獨戍橫坐憎天際鴈揔向故

鄉鳴折楊柳詩送客之大板曰送客河南柳枝枝苦不長自添春雨色復斷幾人腸

邊子欽若淳為詩恥作套語自創一門語皆朗悟人或嗤之不以為動性疎雅方其苦思若忘形骸者炯然如臥石觀音子欽向余誦其雪屋烟發新旭射成紫色詩曰野雪隆然屋大逼白馳伏凍烟結其背頳盤映相郁如馳忍食鹽别挺亭亭肉子欽向人誦其詩人必絶倒子欽瞑目而哂曰聞人詩整襟而坐不言不笑其詩必莊語也凡我所誦人必笑之何也秋日子欽與諸才子遊白蓮峯有詩曰蒼凉尾葉自名亭

庭栢磨風赤甲零岩寂泓琤泉以慧夕無陰翳月之
靈欲開花菊霜何過無住心人境使停七子者皆詩
味雋知音絃柱互相聽夜咏曰硯汁經冬湛如藍尚
容吾輩秃筆含閒滌旅口招過鶴工織愁紋上卧蠶
紗契與梅同冷暖世情如橘劇酸甘平生塗轍應無
異燈下相隨影秖三
春日逢子欽子欽誦其數聯曰黃芽綠荑如孩動綃水
紋嵐似縠纖水暖凫雛泡影鵬寺空狐女佛光叅余
曰故是袁中郎近聞稚川觀中郎集仍與子欽作數
篇頓進一格有曰春熑全露先侵柳雲帳無依竟度

杉子欽不無存神之化也子欽笑曰立中郎書院以吾爲配享耶一中郎雖不可無近者散作百中郎無乃太濫耶

有人輯摹趙觀我齋榮䄉所画東國風俗凡七十餘帖許烟客泌以俚諺評之其題三女裁縫曰一女剪刀一女貼囊一女縫裳三女爲姦可反沙碟其題醫女曰天桃高髻木魚髮紫的回裝草綠衣應向壁藏新買宅誰家今夜夜遊歸妓女多家壁藏洞故云柳惠甫遜帖作六言評其評築土墻者曰魚遊河長短合木克土升降遲豊飯三時喫了雇錢十文藏之評石

魚商曰生鮮石魚魚負去手持大者誇張小婢中門走
出喚生鮮石魚商李進玉又評曰生鮮商對荅聲耳
何聦口何疾耳不聦賣不得生鮮腐本錢失進玉又
評纏桶匠曰弊戰笠不見日桶匠聲必雄大瞞人細
糠塞孔即時汲水洒洒惠評泥匠曰終不脫一雙襪
浮堦上大罵云石子多馬糞小初見如此役軍文人
才士不知通俗不可謂盡美之才也此數子者曲盡
其妙若以俚俗斥之非人情也清儒張潮有云文士
能爲通俗之文而俗人不能爲文士之文且并不能
爲通俗之文儘知言也

康熙三十一年琉球中山王貞上言曰康熙二十三年
蒙冊封天使汪楫題准臣國陪臣子弟入監讀書臣
貞遵奉俞旨業於康熙二十五年遣官生梁成楫等
三人同貢使魏應伯進京仰荷皇上令其入監讀書
月糜廩餼季給衣服正梁成楫等感泣高厚殫心誦
讀之時也但伊父前經節次入貢萬里梯航冈辭勞
瘁今皆年老奉養需人臣貞亦嘗念之矣且梁成楫
等三人俱未有室父母之願人皆有之況臣國人皆
愚昧自成楫等進監之後臣貞忘其返國與臣言忠
與子言孝以宣布皇上一道同風之化更為不淺今

據梁成楫等乞題請歸養等情應否准其歸養臣貞
未敢擅便伏乞睿鑑琉球風俗比諸夷寂義世謂小
朝鮮今閱此奏信然也其人姓名亦如中國也
尤侗外國竹枝詞其言琉球曰歡會門中蘆扇開美姬
含米上行盃金簪長史雍容甚鼓篋新從太學來注
曰門名歡會以金葫蘆團扇為儀衛美姬含米造酒
名曰米奇官皆金簪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歸為長史
侗盖記成楫入監之事也并錄于此
徐文長咏物古來難比其造語迥出言句之外其水仙
花詩曰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烟湘夫人

正蒼梧去莫遣一聲啼竹邊其画雪牡丹詩曰銀海籠春冷蕊濃松媒𢘽貌不能紅太眞月下胭脂頰試問誰曾見影中

群芳譜曰宋洪邁有痰疾因晩對上遣使諭令以胡桃肉生薑臥時嚼服數次即愈如言服之朝而痰嗽止

夷堅志曰臨川有人被蝮傷即昏死一臂如股少頃遍身皮脹黃黑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一斤灌之黃水自口中出腥穢逆人良久消縮如故

劉根别傳曰今年春當有病可服棗核中仁二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復干也

孫公談圃曰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後

癸辛雜志曰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芎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芎藥故獨得藥之名耳

又曰昔有婆羅門僧東来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菔曰賴有此耳

又曰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illegible]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老醫教以用鴨觜膽礬研細以釅

閑意
未曉

醋調灌甫下咽卽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卽差然膽礬
難有眞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
又曰熊膽善辟塵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塵冪其上投
膽粟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
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氷腦一二片或
淚痒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箸點之絶奇赤眼亦可
用
又曰余退瘍發於外臁不良于行痛痒雜作友人俞和
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虀水滌瘡口
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糝之

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盖駐車丸本治血痢滯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

又曰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大要固臟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陳南劒剛翁云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以四君子湯加黃芪一味為穩耳括蒼陳坡言其孫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氷冷危症也一士曰恰有藥因為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其法用狗蠅七枚擂碎和醅酒少許調服蠅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

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

又曰痘瘡後餘毒上攻遂出內障目不辨人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

程史曰醫言杖背有瘢惟噬膚之初傅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消耳

睽車志曰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瘧半年百藥無效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則生更食死旣寤誓不復食病亦遂愈

稽神錄曰江西村中有人震死旣而空中呼曰誤矣可

將蚯蚓爛擣覆臍中當差如言擣之遂蘇

養老方曰正月十六日以川椒細末一二分入頭垢和

爲蠶豆大四之以窩置于眼角別揉熟艾米粒大內

四中每眼角灸七壯或九壯俟淸明日復灸之連灸

三年益加淸彩

焦氏類林曰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氣終

歲五藏流通名爲神仙洗頭法

廣濟方曰立冬日采桑葉一百二十斤遇閏年多采十

斤每用十斤遇洗眼日期煎湯洗之治眼百疾

月令廣義曰立秋日太陽未升采楸葉熬膏如常法擣汁濃煎收藏搽瘡瘍立愈
又曰立秋日以赤小豆七粒或十四粒服井華水面西吞下一秋不犯痢疾
又曰立秋日鷄鳴時汲井華水長幼皆飲少許卻百病
搜神記曰外姊夫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其家密以蘘荷置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小也乃收小小已亡走自此觧蠱藥用之多驗
葛洪治金瘡方曰用薔薇炭末一方寸匕日三服之
古今驗錄曰五月五前齋戒看桑下有凫葵者至五日

午時至桒下呪曰繫黎乎俱當蘇婆訶呪畢以手摩桒陰一遍口嚼兔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齊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虫蠍蠆咬傷者以此手摩之即愈也

劉禹錫傳信方曰張延賞判官被斑蜘蛛咬頭上一宿腫如數升椀幾至不救張公募能療者一人應召曰可治遂取大藍汁一椀加麝香雄黄以蜘蛛投之隨化為水點咬處兩日而愈

本草綱目曰宋時東京開河掘得石碑梵書大篆一詩無能曉者林靈素逐字辨譯乃是治風方其法以紫

色浮萍日乾蜜丸每服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諸風

服過百粒即爲全人其詩曰天生靈草無根榦不在

山間不在岸始因飛絮逐東風汎梗青青飄水面神

仙一味去沈疴采時須在七月半

感遇傳曰青州刺史張士平中年夫婦皆瞽一日遇書

生爲開井一眼得新泉洗之眼俱如初因留其説以

救世其要曰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爲吉

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

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

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

卯按其方位年月日時鑿井即爲福地士平拜受訖
書生升天去蓋太白星官也
風俗通義曰雨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鋭噬食
鬼魅令人卒得惡遇燒悟雨皮飲之擊其尒亦能辟
惡
又曰令人卒得鬼刺痱吾殺雄鷄以傅其心上病賊風
者作鷄散東門鷄頭可以治蠱
顔氏家訓曰庚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
髮猶黑
又曰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

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卽平愈

劉禹錫治瘰癧法曰取鉛三兩鐵器中熬之久當有脚如黑灰取此灰和酣塗癧子上仍以舊帛貼之數數去帛拭惡汁又貼如此半月許亦不痛不破不作瘡

筆談曰䖵爲蜂所螫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又曰有一田家忽通身潰爛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取木皮煮飮一㪷許令其恣飮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

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毒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
疾露淡者亦當戒之
又曰苦蕒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苦參潔齒其氣傷腎
使人腰重墨藏漫録曰荔芰皮不可燒引屍虫
又曰天平山白雲寺有數僧得蕈一叢共煮食至夜發
吐内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鴛鴦草藤蔓而生
黃白花處處有之治癰疽瘇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
蓋沈存中良方所載金銀花
又曰王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上忽偏頭疼不可忍請歸
治疾裕陵令中書偃卧賜金盃藥曰左疼即灌右鼻

右則反之左右俱疼幷灌之卽時疼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幷賜此方蘊軾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疼卽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昻頭使人滴入鼻竅

志林曰醫人李惟熙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

又曰姚歡患癬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鬚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圓

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卧酒呑二十粒
又曰贈米元章曰松脂以眞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
一日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笊籬掠取投新水中
久煮不出者皆棄不用入生伏令末不製但削去皮
擣羅細末拌匀每日早取三錢已著口中用少熟水
攪漱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
以嗽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顔烏髭也
渑水燕談曰釋晉明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忽有
異人教服長松明不識之復告云長古松下取根餌
之皮色蒼苍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

服之益人兼解諸蠱毒明采服不旬日髮復生顔皃如古

墨客揮犀曰虫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壁虱螢火叩頭虫皂莢虫皆能入耳爲害余從祖多患腹疼類爲虫所食或教之以枇葉爲末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鷹嘴有人爲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虫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

又曰凡菌爲羹照人無影不可食食殺人

又曰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

鴿似鴿

仰視淩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酉陽雜俎曰茶兩鼻兩蒂殺人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

及赤芥殺人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婦人

有娠食薑令胎內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船底

苔療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自縊死繩主

顛狂孝子衿灰傅面皯東家鷄栖木作灰治失音蟹

腹下有毛殺人獸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臟烏自死目不開鴨目白

烏四距卵有八字并殺人

又曰鵂鶹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繼下似有落字而
繼義與下菊坡叢
語条參看

又曰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
能令速語南方繼毋有娠乳兒病如霍唯鵙毛治之
又曰象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
又曰虎鬚治齒痛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
能治竈瘃
西溪叢語曰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惟肺虫
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六日治之
此二日虫上行也
又曰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
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

石榴根皮汁飲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茶擣爲末冷水飲之

又曰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莨菪一撮用酒飲之旋乳令醫方並不言通乳

老學菴筆記曰予族子相小服兎絲子凡數年忽背疽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斤背瘇消盡。

楓囱小牘曰予瞻手墨一紙云足疾惟威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也但威靈仙難得眞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耳其驗以味極苦而色

紫黑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黑白暈為眞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效二物當等分或視五臟氣虛实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

鶴林玉露曰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

採蘭雜志曰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採藥一凾至曰煎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呉茱萸苦參也

娜嬛記曰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

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蝶走入
壁穴中其人如方即愈
潛居錄曰八月朔以盌盛取樹葉露研辰砂以牙筋染
點身上百病俱消謂之天灸古人以此日為天醫節
祭黃帝岐伯
蓼花洲閒錄曰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通兵書學道
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為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
不斂自爾遂失心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
嘗閑於室中牕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欞登
木食桃花幾盡明朝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

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諝以壽終

養痾漫筆曰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又曰耳綦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聞水聲即聾愈

又曰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又曰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又曰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次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鷥膝擂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

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救也

又曰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又曰孝宗甞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數調即愈

又曰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殼梅以黄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為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又曰越州某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

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納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又曰象山縣有村民患水腫者以為鬼禍訊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文昌雜錄曰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頃覺無鯁後見孫眞人書已有此方矣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

姜董也

驗

續明道雜志曰有富家子竊出遊倡隣人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罷安時爲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爲灰以調藥一劑而愈

蘇譚曰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姜自然汁加童便調服立可解散

又曰魏國公徐鵬擧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煮食之

又曰治寒氣腹痛緊陰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

碗義未曉

葱白碗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蓋尼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壞再换以汗出痛止為度

又曰病鼻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蕩漱旋吐掌中掬以洗面行之月餘兩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

又曰口瘡無問新舊遇夜卧將自己兩睾丸以手攊緊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

又曰凡産後不問有病無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

又曰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煅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蜂蜜調和温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從大便出

升菴外集曰蠱毒一本作妖術以魚肉害人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下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巽岩侍郎燾為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菽園雜記曰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蕒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予使

宣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果見效叢一作菅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説儲曰療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黄者生事見宋史

楮記室曰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

遯齋閒覽曰淮西士人楊勔中年得異疾毎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取服之讀至雷丸虫乃無聲頓餌數粒遂愈

物理小識曰兒吞鐵針以乳香荔支朴硝為末以犬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硇砂雷斆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應即硇砂也何子元曰鐵鍖煅金銀多年以槌皂角則一夕破鐵中堅塊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塊也筆醮白水周西擊之隨西處斷此理亦奇

又曰兒生墮地不啼擊水瓢迫猫命叫即啼兒語遲取賜所蹈枝鞭兒即語中通曰俗稱不啼兒為悶寂生旁人呼其父名父應兒即啼

莫氏八林曰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釣絲穿蔺口向外更

以光滑念珠穿其絲如纍纍然遍入喉中其鉤肬肉

為繭所冢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

客中閒集曰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

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

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

之則愈耳謨覺探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

瘥

又曰栗唯兖州宣州者最勝一毬數顆其中扁者謂之

栗楔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朝

吃十餘顆次吃猪腎粥助之久必強健蓋風乾者勝

於日曝而火煨油炒勝於煮蒸仍須細嚼連液呑嚥

則有益若頓食至飽反致傷脾蘓子由詩云老去自

添腰脚病山翁服栗久傳方客來爲說晨興晩三咽

徐收白玉漿此得食栗之訣也

又曰中州集曰貞祐中高琪秉國士夫被笞辱醫家以

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失痛笵中歌曰嚼味

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年來紙價長安貴不

重新詩重藥方瘀痏青腫用萊菔爛署之即消或用

萊菔粉調附

又曰象牙壯鼠肝腦栗屑烏鷄尾灰白梅人爪人齒塗

和黑虱皆能出箭頭鐵針在肉者張子和儒門事親

方端午取莨菪作九黄丹衣之置臍而箭頭自出劉

薦叔曰近日行伍中惟以乾莧菜與砂糖塗之能出

箭頭與鉛砲子此常驗則古方所未載也

又曰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黄柑為遊蜂所毒急

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見石蜂

為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爬沙墻角以後足

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噉其蜂於網

霏雪録曰葛可久姑蘓人同郡富人女年可十七八忽

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可久曰此不難治乃悉其

房中香匳流蘓之屬發藉地板掘土爲坎舁女子其
中扃其扉戒家人候其手足動而作聲久之果然試
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葢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
香氣所蝕故也

羣碎録曰巴豆與蜣蜋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又曰宋書云張牧爲猘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推碎
杏仁納傷處即愈

近峯聞畧曰江西人患傷寒疾多以豆豉湯飲之汗出
即愈

又曰近有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咲以

錫糖半斤即於谷道中隨穢而下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啖

三餘贅筆曰煮草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棄之勿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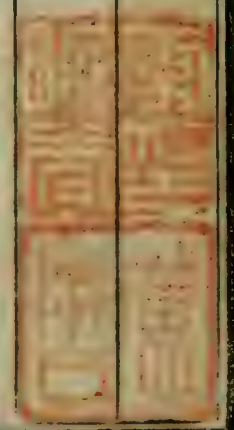
塵餘曰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麵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況富貴乎遂不入蜀

菊坡叢語曰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

病者毋有孕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痁

庚午春戚從弟
金民城盛汝書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三

耳目口心書六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三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男光葵　奉杲　編輯

德水　李畹秀　蕙隣　校訂

耳目口心書　六

焦贛易林卦總四千九十六詞甚奇奧幽妙天地間別種文字䕫其心界靈通物無不觸又罵世太毒多有噓唏泣下處意者元成之間皇政陵夷則此其寓憤之書乎又有詼諧絶倒者亦玩弄也然則焦先生其君子乎鍾伯敬曰似讖似謠似諢似隱似寓似脫輿

想幽情深文意響又曰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而藏裏回翔於一字一句之中眞名言也

焦易繇辭靈驗異常我國壬辰倭亂之前有人筮世事曰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如麻流血漂植皆知其母不識其父干戈乃止後壬辰倭亂 明兵來援仍通婦女多生子其言始驗近者又聞京中一民失其妻來告隣士請筮之士本不知占筮筮焦易有曰南山大玃盜我媚妾士謂曰汝試往南山連呼大玃必有應之者妻可索矣民如其言果有一大總角出門而應又見門內女舂其妻也

周易略例晉王弼著儒家雖譏其老莊名理論易然其
文辭明淨可讀也邢璹曰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
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偽之端
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
神匡濟邦家蓋亦信之篤矣
畧例明象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邢璹註
曰若乾能變化龍是變物欲明乾象假龍以明乾欲
明龍者假言以象龍龍則象意也畧例曰言者所以
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
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註曰既得龍象其言可忘既得乾象其龍可捨畧例曰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或者定馬於乾案責卦有馬无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余以為其言理到推以為讀書之法可也世以其言談格調不似後世之爛熳以為老莊之學而斥之歟平心靜讀可見至理不可以晉代清談罪而攻之矣

京房焦贛弟子也著易傳蓋世應占之祖也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志七十二候位五星降二

十八宿有世應飛伏建積京氏之書歷世分裂各不
同元祐時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今亦亡而
所傳易傳只三卷耳高麗宋時獻書有顔子朝義疑
其僞書易傳亦於此時同獻歟然高麗何處得之而
更進於中國歟所獻易傳中國今雖不傳而東國亦
不傳何也意者其亦僞書歟按焦贛嘗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尤知焦君之爲君子也
三墳書始出於宋元豊年間唐州民家周禮太卜三易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
歸藏黃帝鄭玄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孔

安國曰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孔穎達曰按
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
歸藏氏并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鄭漁仲
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亾歸藏唐有司馬膺注十
三卷今亦亾隋有彖叅軍薛正注十三卷所存者初
經齊毋本著三篇文多闕亂其辭質其意古後之人
能爲此文乎馬端臨曰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然歸
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出而
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歸藏亦此類耳章俊卿曰子
春之言是耶歸藏何以曰堯舜降二女又何以曰殷

王則歸藏非黃帝連山亦非伏羲矣康成之言勝耶
世譜何以曰連山歸藏幷是代號則亦不可謂之夏
商矣葢伏羲黃帝造其名夏商因之以作易禮運曰
吾得乾坤注之者曰得商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
歸藏歸藏旣爲商之書則連山寧非夏易乎皇甫謐
曰夏因炎帝曰連山殷因黃帝曰歸藏連山果爲伏
羲皇甫謐又安得謂之因炎帝乎周正建子葢得天
統故周易以乾爲首商正建丑實得地統故商易以
坤爲首夏正建寅實得人統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
月故夏易以艮爲首吳萊曰周易古矣先天之易伏

羲之所畫者也文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
艮乎夫連山蓋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
有重山之象歸藏本黄帝之別號非宅易也乾坤是
已又何析而為二乎余今極搜諸家之說會粹而觀
之說各不同而章氏之說差勝耳然三易自為一書
三墳自為一書不可混同而說矣真贋無論連山歸
藏純是占辭而不得見矣所謂三墳今見之則列書
三易卦象而載姓紀皇策政典蓋摸倣尚書典謨耳
且連山歸藏各有書而、所謂乾坤易何無其書耶乾
坤若歸之周易則三墳書何以載形墳地皇軒轅氏

乾坤易列書乾坤陽陰土水雨風等名目耶意者贋作二易者從周禮三易之說而不別纂周易贋作三墳者從孔安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之說而分纂姓紀等篇而兼作三易卦象自相矛盾耳不難知也今讀三墳乾坤易有曰日山危峯月山斜巔氣雲散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等語六朝口氣豈唐堯以前文字也又伏羲策辭所謂天王升傳教臺者亦淺近漢藝文志既無此目其後數千年不少槩見而至宋而始出於民間耶反不如汲塚書之猶有憑據也其初得而序之者篤信至曰徧征引攷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豈後人之能偽耶余以爲奸人
欲作贋書潛引古書以亂其跡亦伎倆梁周興嗣所
著千字文漢章帝書之何也此亦是類耳
子夏子貢俱是聖門親炙之弟子則其言詩應無異說
令讀子夏詩小序及子貢詩傳何其相反也試以關
雎論之小序則以爲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傳則
以爲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内職賦關雎大
相不同也朱子疑東漢衛宏所作然猶以其所從來
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蓋宏學於謝曼卿曼

卿學於毛公班固曰毛公之自謂出於子夏鄭玄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宗因毛語也今按其源流如此則衛宏綴其師相傳之說爲之而鄭玄仍爲口宗而謂子夏之文耶

今考小序編次風雅頌與朱傳同朱子盖從毛傳而毛傳與小序相表裏故也但箋詩次第朱子從儀禮與小序不同耳

四家詩者齊轅固詩傳亡於魏世魯申培詩傳及說亡於晉世今傳詩說一卷燕韓嬰有內傳外傳今只有外傳趙毛萇詩傳凡四家也盖漢時只立三家學至

衛宏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從毛詩而學者翕然從之至魏晉時三家皆廢卜商十餘傳而至魯人毛亨亨授萇萇為小毛公亨為大毛公也

子貢詩傳與申培詩說大同小異其編次之序而書皆同曰周召南魯邶鄘衛王齊魏唐曹鄶鄭陳秦小疋小疋續小疋傳大疋大疋續大疋傳周頌商頌詩說但商頌上有二頌字也歐陽公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按皆與小序朱傳不同爾

子貢詩傳申培詩論黍離亦大同小異又可驚惟詩傳
曰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
都而傷之賦黍離詩說曰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
射王弒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師師逆犬
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
秦人皆墾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所
謂宜臼弒幽者未可知也詩說小近於毛傳也詩傳
曰齊襄公 缺 缺 王周人恥之賦何彼襛矣詩說曰何
彼襛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
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

而作是詩二家皆不次此詩於召南而次於王此則近理矣平王齊侯明有其人古注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者未可知也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故詩云然也朕詩說所謂桓王妹者亦有矣詳玩其詩則以爲如許威儀如許家閥美則美矣但襄公非善人之意隱然可見所以恥之傷之也鄭漁仲曰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何彼襛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

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

韓詩外傳十卷雜引經傳子史推演之略有異同間出己言大抵多寓言有時如道家者流或涉讖緯此漢儒固有之習其文章偉行可讀其辭氣惻恨可警多引孝子之言無非於悒意其人孝愓者也雖不醇乎醇亦儒者之倫也先引一事末必摘詩語解之茲不襯合者多有時乎透澗如曰太平之時無瘖聾跛眇尫蹇侏儒折短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豈緣紂而有瞽目者歟甚無謂矣其論性甚正大勝於董仲舒騎墻之學有曰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

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又曰繭之性爲絲弗得女
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
良鷄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
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戴德禮記爲大戴禮戴聖禮記爲小戴禮今立之三禮
之列者是也周禮儀禮周人之古經而二戴之記蓋
其輯衆家之說以爲二經之傳者也漢興禮書凡三
百一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仍之以損益
爲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融益以明堂

位月令樂記總四十九篇今大戴之書前三十八篇
專逸只自三十九至八十一篇存焉中間又逸四篇
又第七十三篇云者有二總四十篇所謂八十一篇
以下四篇又闕也小戴所萃多精要足爲禮經羽翼
故漢立學官至於今日大戴則多衍長之語故世儒
不之重歟
夏小正意夏時月令流傳者而漢儒仍逐條疏釋之歟
蓋其逐月標題者文甚簡古其若疏釋者雖與之連
文而多用何字也字如公穀之傳焉是故知其爲正
文釋文之别也哀公問及投壺篇與小戴記無甚異

禮察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勸學及禮三本見於荀卿子保傅篇見於賈誼疏其帝繫本命易本命等又如管子淮南子家語等書小戴記月令取於呂不韋緇衣本乎公孫尼子中庸大學子思曾子之所著曲禮王制撰於曲臺博士則二戴禮記皆輯諸家而應無自家手撰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其中三篇逸按本傳曰說春秋事得失聞擧玉桮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曰皆其所著書名今書總名繁露而篇名有玉桮竹林玉英精華等屬而無

所謂清明者意以數者是書名而決非篇名本應有

繁露書幾篇玉杯清明等書各有幾篇後世錯亂合

爲一書也今繁露只爲書名而無繁露之篇名則尤

驗本傳渾擧玉杯繁露等書名也其它篇皆摘篇內

數字爲名如楚莊王王道滅國之類是也篇中本無

玉杯竹林等字而何必闕列爲名也書旣一亂而後

人不知妄削其中數篇之名而換之以此名也然玉

英精華淸明何增減之不同未可知也今雖不析其

自某篇至某篇爲繁露書爲玉杯竹林等書然可合

以名之曰董氏春秋或董氏書或董子而改玉杯爲

文公篇竹林爲常辭篇玉英爲一元篇精華爲愼辭
篇且附以三策及春秋决事比則足爲董氏全書而
勝於只名繁露之甚無謂也

董氏書雄渾宏博皆可讀也論衡所謂文中之烏獲者
非虛言也朱子嘗言困苦而無精彩是極好處今閱
之果然也但其論性駁雜且有時拘於災異讖緯以
仲舒之爲儒者而猶然況劉子政父子耶

魏相傳相引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曰春夏秋冬天
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之名偶同唐虞夏商之君

名若有意而分排四時者然異哉

王元美嘗有標竊摸擬詩之大病之語而自家詩全犯

此病嗟乎使王李輩少不言開元大曆語庶免中郎

受之輩之辱矣

論春秋之人固難矣袁宗道歷評列國大夫優劣有曰

論功則宜首管氏而孤趙爲次教百里奚又次之論

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

其爲論次頗精覈矣

漢長安許商善爲筭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吳

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炔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

九卿欽章爲博士商蹈襲聖學宜乎莽之用其弟子
也

楊無咎游娼館作折枝梅於矮壁往來士夫多往觀之
娼籍此以壯門戶偷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張逸人
嘗題崔氏酒鑪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
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自是酤者愈
衆詩畫小技也使妓酒頓添價如此況賑事賢聖者
乎

宋董逌錢譜載海東番錢凡四樣曰三韓重寶東國通
寶東國重寶海東通寶按高麗肅宗丁丑始鑄錢則

此樣或其時所鑄也朝鮮通寶譜不載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氏傳十九萬言自黃帝迄漢武三千餘年史記七十萬言班固漢書十二帝二百三十年一百萬言世愈降而事愈多事愈多而言愈繁矣

酒器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使酒曰酗所以戒其凶德周官萍氏掌幾酒本草述萍能勝酒古人垂戒於酒可謂微矣又醉字係卒醒字係生危字類危桎字屬不

石守道作怪說以刺楊大年之文體王彝作文妖以砭

揚廉夫之製作文名已是恠妖欲譏人而反不覺自歸恠妖也

東史云檀君命彭吳治國內山川以奠民居云蓋洪水之世若中國之有伯禹也本紀通覽云牛首州有彭吳碑牛首州卽今春川也金時習詩曰壽春是貊國通道自彭吳按漢書食貨志武帝時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然則彭吳武帝臣也非檀君臣也東人之魯莽類也

抱朴子曰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問以醜言責以慢對或蹙以楚撻繫足倒懸至使流血踒折支體

楊用脩丹鈆録曰今此俗世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群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針膚脱履規足云此如我國醜謔新郎倒掛其足推其掌心蹄曰足杖或有致死者蓋陋風也然謔戲新婦則尤醜矣

賈生死時年僅三十三其惜誓賦曰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其語老成無餘藴不祥甚矣挹翠軒朴學士被禍時年纔二十六而詩多用老衰字有漸成枯槁老容顔白首詩書今有味之句反常為不祥也

陳情表忠孝藹然固是吉人善士陽節潘氏刺其少事
僞朝孫霜厓有詩曰僞朝料得洑公筆不得當時墨
本看楊用脩曰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容之初文
也晉改之以入史耳霜厓亦見佛書所引否

杭人削松爲小片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發燭亦
曰焠兒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此其始也淸異錄
曰批杉染硫黃呼爲引光奴東國則削柳木爲之只
名石硫黃

高麗之初凡言語以大者爲王此王太祖將起之讖高
麗之末忽呼粳米爲李米此我　朝將興之兆晉天

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為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後宋祖受禅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氏

或舉杪秋杪冬之義如七月十月為杪耶九月十二月為杪耶世人混用之何余適引鍾伯敬詩杪冬孤艇發初冬則杪迺季月也又梁元帝纂要九月曰末秋杪秋十二月曰暮冬杪冬

古人命名多以物名為之亦淳朴之風也如楚狂之名接輿燕俠之漸離一則草也說文曰菩為萋餘一則蟲也說文曰螹螹離也雖字形有異其音則同亦轉

而譌也
漢制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
四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百石月俸十六斛後
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俸七
十二斛錢九千至一百石月俸四斛八斗錢八百晉
品秩第一一千八百斛後周凡九命三公一萬石至
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唐正一品歲七百石錢三
萬一千至從九品五十二石錢一千九百十七宋四
十一等宰相樞密使月錢三百千至保章正二千明
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九品五石高麗中書尚

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至助教十石 國朝正
一品歲俸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十張
從九品十二石正布二疋楮貨一張壬辰後一品歲
俸六十餘石無紬布楮貨
王阮亭池北偶談霍亮雅曲周人倜儻任俠卒後其邑
人劉津逮逢源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
人魚貫眠或曰此敗家子弟小影耳予按此唐人詩
也阮亭何不知也李播詩債客作債主屋內作屋裏
酒人作醉人
古今黈后稷契堯契四人同為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

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則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自伏羲氏至清乾隆正統天子統二百五十并計呂后武后無統天子自魏吳南北朝至五季統八十五僭僞帝王自后羿至吳三桂二百七十餘春秋戰國之君四百九十有奇辛卯孟秋漫計而記之

古今䵷郗超之郗則讀如絺音郄詵之郄則讀如綌音

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迸反大謬也

楊用脩丹鉛録龍生九子不成龍一曰贔屓形似龜好負重今碑龜趺二曰鴟吻性好望今屋上獸三曰蒲牢性好吼今鍾紐四曰狴犴形似虎立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立鼎盖六曰蚣蝮性好水立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立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好烟火立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門鋪首予按今義禁府廳事名虎頭閣取龍之第四子之義歟

孟蜀王仁錯好手録書至數千卷卷皆白藤紙細書極爲端好每候朝尚於檐子上得一二番袁俊家貧無

書從人假借必抄寫自課日五十紙讀書者當作此觀拈此爲補眉公讀書十六觀

劑藥之名曰湯曰飲曰子曰丸曰丹曰膏皆有義意獨曰散者似無意然酒危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則散之爲散或此意歟凡散藥皆屑藥若益元散通聖散之類後之湯飲亦名散者訛誤也

虎倀嗜酸機陷之徑置梅子則倀引虎而去鬼嗜土鼠食之則死或云食蛙亦死妖狐嗜鷄而食梧子油則死故漬梧子油於鷄食狐則雖九尾善幻媚者必死

下寄似記

識似職

如似與

帍事出寄園寄所寄事出留溪外傳

我朝翰林薦不羅時其誓文有曰薦非其人殃及子孫蓋重其事也清康熙戊辰考試官徐乾學作誓文曰某等敢以瓣香昭告司盟某等荷朝命典試禮闈學術固陋大懼弗克得士以備國家任使致寒儁抑而不章用是矢諸明神其有偏私抗易弗虛公於乃心弗恪恭於廼識上負聖恩下負多士神其殛之俾蒙蔽賢顯僇禍罰及於厥世謹此如翰林薦誓文同其意

新羅斯多含年十五六風標淸秀志氣方正時人奉爲

花郎其徒無慮一千人明陸瓊臺天資高邁會講東林年未三十弟子已八百此二事相類蒲衣八歲而堯師之睪子生五歲而贊禹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羅李李羅羅李李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創業難守成難難又難俱太平簫曲也籠同籠同籠同籠籠同籠籠同籠同籠同籠同籠籠同籠籠同籠同籠同籠同籠籠同籠籠同此擂鼓三通也詞曲有名迎仙客曰囉嗹哩嗹囉嗹哩囉嗹哩囉哩嗹哩囉嗹囉嗹哩嗹囉哩嗹哩囉哩嗹哩囉嗹此與籠同俱見五倫全備記記郎丘瓊山諷世之演劇而業疊青錢者逐段補

之凡四卷今漢語諺翻同老乞大朴通事課講譯官
明淩迪知萬姓統譜以四聲韻譜編之計姓二千七百
五十三複姓一千三十一三字姓六十六四字姓二
王元美曰劉之望最夥爲二十五王次之爲二十一
張又次之爲二十四李又次之爲十一皆不如我國
李之望爲六十餘
阮亭池北偶談載淸陰先生詩十餘聯甚稱美之今見
阮亭帶經堂集有戲效元遺山論詩絶句三十六首
自建安至崇禎末歷叙詩人第三十三詩曰澹雲微
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

東國鮮聲詩注曰明崇禎中朝鮮使臣過登州作云

蓋首二句清陰詩也

讀都玄敬京師香山記入寺覩千佛殿殿圓製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也嘗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云金剛山未嘗聞有圓殿正陽寺有六稜閣疑其製歟

王貽上集載兵部侍郎李輝祖神道碑有曰鐵嶺李氏自寧遠伯成梁以閥閱顯勝國至本朝其門益大入叅帷幄出為將師李之先出於朝鮮其從襄平自英始英以軍功授鐵嶺衛都指揮使子文彬文彬子五

人長春美春美子涇生寧遠次春茂春茂子潤潤子成功成功三子長曰如梃知太原府三曰如梓如梓子恒忠官副都統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子三人長輝祖云云其從兄廕祖亦官兵部尚書輝祖三子錕鋐鍇皆官蓋恒忠降於清也寧遠之派死國事獨陵替如松之裔流落東國者能知此否乎如梃子哈哈番思忠墓誌汪堯峯著

以人身體字喻物之形似甚扞格而古或有之皆典雅可玩如湄字水之眉也衣衽交處謂之衣眦此與莊子緣督以為經同督人之督脉卽脊之謂也然則任

脉卽衣袛之袛同也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山海經曰水馬狀如馬文臂牛尾臂卽前脚也莊子所謂蟲臂亦應前脚之謂也

人但知黃帝臣倉頡作字而不知又有沮誦與之齊名人但知穆王臣造父御馬而不知又有犇戎與之齊名也

世以牛耕始於漢趙過然多疑冉耕字伯牛爲周時人則牛耕似先於趙過矣盖兩牛耦耕自過始矣按山海經曰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然則牛耕古矣叔均凡四見一曰舜之子商均一曰帝

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
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然則與舜之子同名
而叔均卽稷之從孫也周之先葢業農者多也一曰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蚩尤請風伯
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置之赤水之北
叔均乃爲田祖然則叔均非唐虞人也
敬齋古今黈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
牛皆名耕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
配乎古盖耕而不犂後世變爲犂法耦用人犂用牛

過特為之增損其制兆用牛自過始又云孔子言犂
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犂李子曰石林說趙
過以前已用牛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名字而
復遽云犂牛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犂自是雜
文今呼貓犬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黧古字少凡
音相近者皆㝵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犂同之耕犂
之犂是眞誤矣
國子監生陸萬齡以魏忠賢須要典比孔子作春秋殺
楊左周魏諸公比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
與先聖并尊江西巡撫楊邦憲毀周程朱三賢祠蕪

奪澹臺子羽祠碎其像思陵即祚之初疏請建魏忠賢祀康熙年間道州周濂溪子孫有逋賦者州守張大成徑詣祠堂枷鎖先生像三日聖賢之厄於斯爲甚

平壤永明寺中有一穴試立其中左右皆石等長幾一丈廣可六七尺上亦覆石石上阜陵穴甚長西向而行六七十步窈黑使人以炬火導之烟欝而返世傳東明王乘麒麟朝天之處仍號麒麟窟余親見之若冰庫案後漢書云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十月迎以祭之唐書云國左有大穴曰神隧十月王自祭此可

以此窟當之而但不知起自何王而爲何神也且疑
是東明之墓也若窮探其底則可驗也
唐陳子昂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曰姬人姓薛氏東明
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王有愛子别食於薛因爲姓
世不與金氏爲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
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
將軍云余按句麗始祖爲東明王高朱蒙今曰東明
國王金氏渋也夫薛新羅之大姓也金亦羅王之姓
也唐武德四年新羅人薛罽頭隨海舶入唐至太宗
時拜左武衛果毅及征高句麗力戰死於駐蹕山下

太宗脫御衣覆屍授職大將軍金仁問新羅武烈王第二子也二十三入唐高宗時挾唐師共征百濟後官至柱國死於唐子昂所謂薛承冲者余蓋以謂新羅人薛罽頭改名承冲也況所謂別食於薛東國古郡本無以薛爲号者乎然則武衛之拜於高宗者非也既曰與金仁問歸國則仁問之入唐或在於太宗之時歟又曰帝疇厥庸則罽頭從征有功故帝嘉其功也其所謂帝者余以謂太宗也誌又曰姬人幼有玉色步号仙子年十五大將軍薨剪髮出家見寶手菩薩覩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謠曰化雲心兮思淑貞

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卒於通泉縣之官舍云按貞觀十九年乙巳薛將軍死之其時姬年十五則姬辛卯生是薛將軍歸唐十年始生斯女也

宋熙寧末洛中有民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誌其夫墓之文文曰漢進士曹稹墓誌銘君姓曹氏名稹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二十八歲兩策不舉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無不哀其孝友婣睦篤行能文何其夭之如是耶惟兒

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
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繫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
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
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
歸君室十八歲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
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茍達此理哀
何復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余
按禮二十八歲丙子死而周氏歸曹凡十八年則禮
十歲婚矣漢王吉上疏言世俗早婚此可考也婦人
之文亦明淨可讀也文選李善註曰吳均齊春秋王

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顔延之爲王琳石誌
云葢不知漢世已有誌也或立墓前者仆而埋於地
耶後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又載曹褌誌以爲三十
歲卒云云又下曰歸君室八載云云未知孰是也前
本亦出宋人書
文人而嗇尤可惜也文人而好施可謂快活李白上裴
長史書云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而散金三十餘
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韓愈與人交有死即恤其
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葢爲碑版受潤筆
以施之也退之既好施而又善推奬後輩退之與皇

甫湜爲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二公大稱賞
俟其宅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
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李賀年七歲名動京
師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
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令賦高軒過嗚
呼此風不可見矣惟施也無論而奬也何有哉讀破
萬卷只辦了猜一字耠一字安用文章爲哉唐楊敬
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
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觧藏人善到處相
逢說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士大夫設心當如此

妬才嫉能者可焚香齋心頂禮此詩也
日本上毛多胡郡碑文弁官符上野國片罡郡綠野郡甘良郡并三郡內三百戶郡成給羊成多胡郡和銅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左中弁正五位下多治比眞人太政官二品穗積親王左太臣正二位石上尊右太臣正二位藤原尊此碑在多胡郡池村日本東都平鱗字景瑞寫字官也甲戌年見此碑始表而出之其前好事者皆未之見也遂摹勒雜引書籍爲攷證附刻蓋封侯食采碑也文多不曉字大如兒掌奇古剥落瘞鶴銘魯公書太衍佛有時如童子塗鴉徐汝

五以為奇則奇矣字不成聞金英仲斗烈大奇之也
和銅四年甲寅廼日本元明天皇四年唐睿宗景雲
二秊也至今倭皇偽寶曆六年丙子纂勒之時則詎
千四十六秊按古錢譜則有日本和同通寶銅與同
有異戓錢譜謚耶攷證鮮弁官引職原抄云辨七人
左右大辨二人云云鮮穗積親王引公卿補任云知
大政官二品穗積親王云云弁辨與穗積衣禾旁之
有異蓋通用也肰則銅同亦通用耶考證記一事甚
奇今録之郡成給羊義未詳土人呼為羊太夫碑故
姑從土人所傳記此如右鹽谷二墟者小幡羊大夫

之邑也嶢巖險阻獸不能走其巔有巨巖俗稱御前石又有八束城接八束嶺因得此名焉羊氏每朝京師必乘龍駒一竪從之竪脛八尺故曰八束小脛和銅四年人或上變告羊氏欲反狀主將某率官兵以擊之羊氏不能拒戰单騎遁走至池村而自殺其首拔飛墜於池村就瘞立碑今尚存龍駒亦逸至馬庭村飛躍升天今之馬庭山瑞雲寺卽其處也羊氏之寀從羊夫人而逃至落合村為官兵所逼夫人及七嬪與寀皆死有七輿山宗水寺卽此也池村民家患瘧者禱於羊氏祠則止乃采水中之石以祀其神云

甬按倭書藤原廣嗣聖武帝天平十八年爲玄昉所
譖廣嗣於是義怒而謀叛戰敗自以刀切首升天生
時得龍駒自太宰府至奈良京一日能往返云云此
事相類
高麗宣宗八年進奉使李資等還自宋奏云帝聞我國
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
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百篇尚書荀爽周易十卷
京房易十卷鄭康成周易九卷陸績注周易十四卷
虞翻注周易九卷東觀漢記一百二十七卷謝承後
漢書一百三十卷韓詩二十二卷業遵毛詩二十卷

陽下似落春字

呂忱字林七卷古玉篇三十卷括地志五百卷輿地
志三十卷新序三卷説苑二十卷劉向七錄二十卷
劉歆七畧七卷王方慶園亭草木疏二十七卷古今
錄驗方五十卷張仲景方十五卷元白唱和詩一卷
演師方黃帝鍼經九卷九墟經九卷小品方十二卷
陶隱居效驗方六卷尸子二十卷淮南子二十一卷
公孫羅文選水經四十卷羊祜老子二卷羅什老子
二卷鍾會老子二卷阮孝緒七錄孫盛晉陽秋三十
三卷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干寶晉記二十二卷十
六國春秋一百二卷魏澹後漢書一百卷魚豢魏畧

詳似祥

劉播梁典三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元行冲魏典六十卷沈孫齊紀二十卷揚雄集五卷班固集十四卷崔駰集十卷汲塚紀年十四卷謝靈運集二十卷顏延年集四十一卷三教珠英一千卷孔逭文苑一百卷類文三百七十卷文館詞林一千卷仲長統昌言杜恕體論諸葛亮集二十四卷王羲之小學篇一卷周處風土紀一卷張揖廣雅四卷管絃志四卷王詳撰音樂志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信都芳撰樂書九卷古今樂錄十三卷公羊墨守十五卷穀梁廢疾三卷孝經劉邵注一卷孝經韋昭注一卷鄭志九卷

爾雅圖贊二卷三蒼三卷埤蒼三卷衛宏宮書一卷
通俗文二卷凡將篇一卷在昔篇一卷飛龍篇一卷
聖皇篇一卷勸學篇一卷晉中興書八十卷古史考
二十五卷伏侯古今注八卷三輔黃圖一卷漢官解
詁三卷三輔決錄七卷益部耆舊傳十四卷襄陽耆
舊傳五卷嵇康高士傳三卷玄晏春秋三卷干寶搜
神記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一卷漢名臣奏二十九
卷今書七志七十卷世本四卷申子二卷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何承天性苑高士廉氏族志一百卷十
三州志十四卷高麗風俗記一卷高麗志七卷子思

子八卷公孫尼子一卷愼子十卷晁氏新書三卷風
俗通義三十卷氾勝之書三卷靈憲圖一卷大衍曆
兵書接要七卷司馬法漢圖一卷桐君藥錄二卷黃
帝大素三十卷名醫別錄三卷曹植集三十卷司馬
相如集二卷桓譚新論十卷劉琨集十五卷盧諶集
二十一卷山公啓事三卷書集八十卷應璩百一詩
八卷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集林二十卷許懋孝
十五卷此宋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
王元美秉天下之文盟低昂聲價宗自有文人以來未
之有也趨伏者引之與已者斥之海內名士皆爲掌

握中物忌之者亦多也兹能免焉者亦想見 盛明
之世惟可以容身也其所許與者前後各分為五子
前五子曰濟南李攀龍吳興徐中行南海梁有譽武
昌吳國倫廣陵宗臣後五子曰南昌余曰德蒲圻魏
裳歙郡汪道昆蜀郡張佳胤新蔡張九一廣五子曰
崑山俞允文魏郡盧柟濮陽李先芳孝豐吳維嶽南
海歐大任續五子曰陽曲王道行魏郡石星嶺南黎
民表豫章朱多煃虞邑趙用賢又有二友曰王宗伯
錫爵弟學憲世懋其言曰元馭拔我於雕蟲而進之
太上刮濯而就之我友也宗我兄也敬美匡我保我

我弟也宗我兄也又重紀五子曰汪司馬道昆吳愙
政國倫余憲副曰德張御史太夫佳胤張九一其言
曰昔爲五子篇後爲五子篇蓋三十年去已半矣今
其存者一時集焉故爲五章又有末五子曰趙太史
用賢李參政維楨屠儀部隆魏博士允中胡先輩應
麟其言曰汝師者嚮固及之肰而未竟厥詣也是以
不妨重出云汝師即趙用賢而入於續五子者也又
此外收所與遊者四十人爲四十咏曰皇甫僉事汸
莫方伯如忠許長史邦才周山人天球沈山人明臣
王太史祖嫡劉僉事鳳張先輩鳳翼朱王孫多熿顧

山人孟林啟進士都穆考功文熙劉先輩黃裳張太學獻翼王太學稺登王山人叔承周選部弘禴沈尚璽思孝魏考功允貞喻杭州均鄧黃州迪光余明府翔張將軍元凱張京兆鳴鳳邢侍御侗鄧吏部觀光曹山人昌先徐太學益孫瞿太學汝稷顧太史紹芳朱王孫器封黃先輩廷綬徐司理桂王山人伯稠王茂才衡汪太學道貫華太學善繼張府幕九二梅秀才鼎祚吳文學稼竳此外同時若歸有光湯顯祖徐渭輩皆以挑王李不與四十之列歟大抵名目標榜有自為之者如竹溪六逸之類有世人豔羨而為之者如商山四

皓之類有身後後人追為之者如朱子所贊六先生之類有人或娼嫉欲嫁禍而為之者如明末點將錄之類若有文章道學志同氣合互相推讓名目自生亦或為君子之美談昭代之勝事然後世之人切不可受人之標榜况自為之名目以取人譏嘲也哉且易流於輕薄放蕩之倫後生小子不可妄自為此等事亦不可妄加人以名目也高麗李仁老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為一代豪俊結為友稱七賢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才死湛之謂李奎報曰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嵇阮之後有承

張之字持國落

之者皆大笑又令賦詩奎報口號云未識七賢內誰為鑽核人一座皆有慍色其所謂七賢者皆產浮浪之人也我 朝則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宋翼弼時號八文章此皆文學彬蔚亦不自相標榜足為戲世美談而以宋龜峯之寒蹤亦預其中亦可見當時公議之正風俗之厚也其後申東陽翊聖有五子詩寅城鄭弘溟子容德水張維錦城朴瀰仲淵延城李明漢天章案不盈五數當改旣述五子又添五子通前為十子篇德水李植汝固完山李敏求子時延日鄭百昌德餘海嵩尹新之仲又案此亦不盈五數盡是名流可見當時人文之美

癸辛雜志曰海舟必用大板護其外不然則舡身必爲海蛆所蝕按日本人亦用此法謂之甲舡久則剝棄又用新板舡身則長如新也甲申通信使回還時使工學其法而來丙戌渡海譯官始用此製水入兩間舟覆百餘人皆死盖裝治不如倭人之精緻故也

朱子曰恭字輭敬字硬勉齋黃氏又曰恭似低頭敬似擡頭西山真氏又曰敬有堅强意恭有柔巽意敬恭之別三先生皆同而北溪陳氏獨曰敬工夫細密恭氣像濶大敬意思𢍪屈恭意思尊嚴與三先生之言不同矣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而曰知儘是病也知而曰不知無乃曲乎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乎白無後弊可為萬世之法也

李老儒某善觧術數之書余嘗問曰凡諸占家何者為最善李良久曰平生篤信一占書中庸曰至誠可以前知一言足矣它雜占皆旁流也余笑曰然

汝五嘗言書字莫非心畫何以知之如人左手把筆而書之雖不如右手之便其字形則不出自家本樣足攝筆口含筆而書之無不皆然此豈非心畫乎

子貢詩傳簡方伶人名也簡字作柬字申培詩說亦然

新臺小序作新詩傳作窺詩說作親

余嘗言有修飭衣冠愼攝威儀者人或笑曰彼假飾也其中有無限慾心强作修斂無益也不如直情任行欲卧而卧欲言食色而肆口爲之甚快活此論何如柳雅士榮健曰雖有假飾者譬如飮食食心雖動有辭讓而食者絕勝於攘奪而食者矣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云云余以爲此語非也莊王雖伯者豈有挾其后與羣臣夜飮於一殿之理哉且王者夜宴應非獨爇一燭也

大戴禮記帝繫篇曰瞽叟產中華是爲帝舜及象產教

此文意難通以謂瞽叟產三子曰舜曰象曰教云則

其所謂父頑母嚚象教者何也馬遷雖引帝繫爲三

代世表肰舜于黃帝爲九世孫于堯爲四世從孫則

舉二女嫁舜何也

余嘗覺飽食令人神濁大不利於讀書客曰歷觀少年

多喫飯必夭折今看博物志有曰所食逾少心開逾

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知前言之有驗也

日啖珍饌而腹果然反以思之莫如我稻飯日遊歷宏

宮壯樓反以思之莫如我正堂日讀子集百家反以

思之莫如我經書李老儒某曰經書以外莫非玩物喪志又曰陸象山之學屏去書籍自謂師心以六經爲自家注脚此言甚不樂也吾憂其流弊將焚六經也云

古來好着碁奕者雖賢人脫然不染甚難惟韋昭王肅葛洪陶侃顔之推皮日休林逋數人盖極力闢之也余平生不樂此技非徒不能亦不欲爲也人或曰宅技可絶也碁則閑雅可爲也余笑曰碁爲罪魁諸伎豈不從此中流出耶欲闢技戲先從碁始耳廢事業竟晝夜爭途喧囂不見雅致先爲碁奴耳

管子謂少男少女曰吾子謂老男老女曰諸君吾子者少而易之之意諸君者老而敬之之意歟齊之俚語歟

古者寢時旣有寢衣則應有寢冠今則頭風者猶有寢冠嘗愛管寧遇風波自訟三晨不裹頭之語以爲冠不可一刻免也歲甲申同等輩五六少年攻擧業三夏諸人終不一脫冠人而爲難也及見風俗通有曰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惟喪者訟者露首艸舍云甚恰余意也

余已辨世傳三墳書是後世贋作惟其得之而序之者

宋人而序末不書姓名甚以爲疑今按王應麟尚書考異有曰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云余又按其序有曰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按屬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民舍有題於户三墳書某人借去云云則兩人實難辨也考異曰比陽與曰泌陽比泌音訛歟

嘗見一人文集辨格物物格之言有曰格物與唐人詩行到水窮處者一般矣物格如唐人詩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者一般矣孔門諸弟子問知問仁等事皆是格物而曾子之唯於一貫是物格時

事也取譬甚理到故書之此

古人云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又曰值不如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又曰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又曰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又曰讀史論事必先揣其所長弃不輕責人以死又曰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又曰留心教女為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隲事余於數者有稍能行之者亦有不及者故每念不忘以為一生受用

世都知王元美為文章宗老大名所歷無不羨慕是固

然也然不知文章之弊爲二巨蠹者作馬吊賭法也
作金瓶梅淫書也尤侗淸儒也作戱賭文鬪之甚力
歷言明世上自縉紳下至皂隸若痴若狂寒廉沒恥
之極下段卽曰吾聞此風明末最盛曰闖曰獻又曰
大順流賊作亂其名皆應相公馬吊百老阮姓南渡
亡國不祥先讖聖王在上豈容妖氛敢告司寇宜制
嚴刑天罡地煞大盜餘腥誅不待敎有犯必黥火其
圖譜殄此云其爲大禍可勝言哉金瓶一出助淫者
多少年不看此書爲大恥害亦至矣
明末至于今小說之學陷溺人心鍾山黃周星淸人也

有曰六旬始思作傳奇毅然成人天樂一種騃騃乎
漸入佳境乃深悔從事之晩云噫惑之甚矣
淸儒周文煒獨闢小說曰昔人謂黃魯直作艶詞以邪
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人豈止艶詞
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敷
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
識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懼斯言越快比黃周星豈
翅霄壤表以書之托爲同志
淸儒龍眠石麗天外悟語曰金聖歎拖耐菴之後身也
耐菴作水滸弄盡舌鋒直手聖歎身遭一殺刼以了

前因宜矣斯言雖戲亦甚爽絶以其聖歎評水滸故也

四月懸燈之夜滿城燈竿點綴如星予静聽墻外有男子自語聲如破鑼曰願忽地急雨暴降從以猛風則燈光盡滅我當行拾其燈盞哉余聞其語而如見其面之獰悍也其心術之乖張也噫推是心何事不為

世傳富家穀廩中必有蛇或黃鼠謂之業人時饋白粥待之如神余甚異此說及按蛇譜有云色微黃而間以青腹白舌赤齒黑長不過四五尺如穴人家倉囷下米粟必多倍于所入故曰富貴蛇除夕必設樽俎

香燈祀之始知世所謂業者也又聞有物如馬駒者
号曰駒業未可知也然業適而家隨敗云矣
文心雕龍曰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
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余則以爲窮
人多著書而窮之又竆者書亦不傳然而其所著嘉
惠後人得遇知音則竆中有通者也若或長受後世
之唾罵則此天下之至窮也然則著書不傳者窮之
又窮之中又有通焉者也又曰宇宙綿邈黎獻紛雜
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
制作而已余則以爲雖幸而傳數千年以天地之大

弁論之不過蚊雷之度碧紗幮耳
文心雕龍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納
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来如答妙解爲文
處匪陳人腐士所可及余甞愛此言也
心溪宗姪曰東國之大科猶有受用處其所謂小科者
果何依據叔旣攻擧業何不只治大科業乎余曰小
科世以爲門户計心溪曰我則雖當世爲正兵少無
怨尤叔則憂子孫之爲正兵余笑曰吾之心豁然無
牵庶幾一死生齊彭殤何暇憂後世之門閥是不盡
知我者也心溪亦笑

丁亥四月余到心溪與宗姪及族宗姪命𤍠談吐竟日
余曰世間有多少樂心之事而舉皆不易得故𪉝着
時十常八九只有親戚久未相見忽爾團會共做話
頭怡怡雍雍此天下之至樂也余嘗以爲陶五柳所
道悦親戚之情話此至學問語至文章法也心溪拱
手曰然

朴孺子齊雲岐嶷夙慧嘗曰我嘗有七字語曰爲善之
効如忍色余究之良久曰以爲無後害歟孺子曰非
但無後害爲善之甚難如忍色之甚難然而及其有
効也如忍色而無害同焉耳

大鵬下似落一人姓名

白大鵬詩曰醉插茱萸獨自娛滿船明月枕空壺旁人莫問何為者白首風塵典艦奴此詩有名於世余嘗見此人上某宰相告目知其為隷也而不知事迹及見柳夢寅作村隱劉希慶傳有曰與書吏白大鵬酬唱許筬使日本也欲與白大鵬洎生偕死以養老辭獨以大鵬行遂壬辰之亂巡邊使李鎰以大鵬諳倭中事强之同行死軍中云然則不惟華國能辦一死可以胥隷而蔑之乎觀其詩已知其豪達之倫嘗為典艦司書吏而自稱典艦奴歟

楊雄之為人毁譽相半蓋其文章才華則美也失身則

大矣不待朱夫子而北齊顏之推駁之甚正其言曰
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
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
直以曉算術觧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數子所惑耳其
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
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言甚快活司馬
涑水何不及顏氏之見耶

心溪嘗歎曰可買善吃草果下馬閑牖讀書逢疑難處
即騎馬褁書掛鞍隨意而尋勝於我討論乃歸不亦
善乎

心溪嘗言曰尹教傳得寬以爲世儒但知月受日光爲
明而不知日亦受月光爲明以其陰陽相濟爲明云
邉子欽曰余素性透踈庶幾無機心近覺機心稍稍萌
動此將奈何余曰前後左右耳聞目見莫非機心之
事故酬應周旋自然如此此無倍人之定力故也甚
可悲也子欽曰君言信然出没於世則無絶斷機心
之道吾當十年後擺脫入萬山中無所應接則機心
自然退伏此外無定謀耳余笑曰欲做佛耶子欽曰
持吾儒本色但絶機心雖處窮山何害之有

贈持平孝子苟歸周嶺南人也其孩日也輒跪而飮母

乳食則必後長者其護親病嘗糞血指至口噓肛門
使親溫中而得效獐肉宜於藥而虎授生獐親沒廬
墓服闋而哀病雖於晨夕省掃則設壇望拜乙酉其
曾孫秀弘錄其行來京師求士大夫文與詩斯人可
謂孝之至也夫

南中有稻名大明粱瀟灑園後孫濟身移文于華陽洞
使之播種為　皇廟粢盛又求諸賢詩以揚之　禁
中大報壇前有花亦名大明紅

明人之先創別立門戶者自何大復始而卒不能別立
門戶終是唐人脚下至徐文長而後突出別創之論

而亦不亂罵王李至袁中郎始極口大罵幾至於仇
讎王李徐文長肖■詩序曰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
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
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
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而爲之夫
設情而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
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勦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
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捄之以爲
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
也於是其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

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其葉子肅詩序曰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其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云然不指摘王李輩名字中郎則言言肆罵矣

徐文長文之神妙余嘗咄咄稱奇尤喜其感夢祭嫡母文有曰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户自掩兒診其候呼濟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笑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濟猶濟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兒何為心文長不害為孝子也余讀此而未嘗不淚淹纓而欲濫然也

清儒尤侗字展成号悔庵長洲人也作外國竹枝詞百餘篇各道其風俗又有注脚試觀咏朝鮮者凡四首掇拾風聞多訢訛謬今皆記之中國最近者如此則

其餘遐裔可推也其一曰高句驪降下句驪未若朝鮮古号宜千里王京陳百戯漢城猶見漢宫儀注曰古朝鮮并入高句驪隋征之不服貶爲下句驪洪武中入貢奉詔更号朝鮮此不知中間有高麗也其二曰長衫廣袖折風巾磄紙狼毫漢字真自序世家傳國遠尚書篇内九疇人李白詩曰金花折風巾笠子也笠簷平直可以剳風也然新羅時則以金花飾笠子耶其三曰楊花渡口杏花紅八道歌謡東國風最憶飛瓊女道士工𥹋曾到廣寒宫注曰國有八道楊花渡在漢江濱閨秀許景樊後爲女道士嘗作廣寒

宮玉樓上樑文寀入杏花紅宣不沒著落且八道歌
謠之句太無味而楊花渡之於漢江中間有幾曲折
不可以為其濵也蘭雪軒許氏為許景樊甚無謂也
其為女道士之説亦從田汝成廣輿記中出來記以
為許氏夫金誠立死於倭亂許氏為女道士此無
根浮浪之語何人做出以謾中國人耶且中原文字
以許蘭雪許景樊分作二人尤為可笑婦人之能文
多才忝辱乃如是乎甚可慨也其四曰小兒八歲号
黃昌舞劒能誅百濟王更唱嘉俳會穠曲朝來蠶績
已盈筐注曰新羅國黃昌郎八歲為王往百濟舞劒

亡下似落室字

於市王召入宮令舞因刺殺之云云

金藝園斗烈字英仲一号南村又曰褐寬齋詩文豪達
又能傳神篆籀行草與圖書印章無不精通其篆尤
大名於世蓋慨慷奇士也其自叙圖章曰誕聖後五
年浴佛前二日巳亥吾以降光山金斗烈新羅璿源
係朝鮮詩禮閥頷捋潘岳筆庸寓直清說盖乙卯四
月初六日巳亥時生也潘岳述家風而直清柳玭字
也

金藝園子五言古詩有漢魏風皆可誦其悼亡詩曰自
君之歿矣厭見親戚札不知人已歿猶問病劇歇我

雖剛腸者何忍答其說不答知不可欲答已嗚咽又
曰何處難忘君朝晡祭奠時祭奠象生爲象生最可
悲昔君飮食時請益亦或辭如今蒲床設胡爲拋棄
知其沃川貞女行曰沃川有佳人無愧古貞烈少小
在閭巷紡績聊生活良人異梁鴻焉知孟光德暴風
日以吹涇渭混淸濁妾有寸心誓但知古女則不嫌
新人妬頗我郞好合破屋僅容膝短籬當深夾常恐
虎豹警戒郞愼出入夜黑心先怕扶持膝相接獰風
吹燈滅疾雷破窓閤郞以良人去蒼皇起扶執所過
多荊棘肌肉流血赤誓使郞或脫妾身無可惜行人

為之救乕亦感而釋庶幾百年約從此期安樂惟彼
眈眈者夜夜窺毀壁一聲忽驚起不聞良人息桓半
出門啼顛倒追乕跡一之飢云厄再此又何酷天寒
足不襪況復兒在腹山路苦險阻彳亍無餘力向風
囑余指臨泉濯余髮囑指質神祇濯髮祝星月郎死
君何辜願以妾身贖哀哀哭且訴天地為慘惻良人
乕背上尚聞風末哭忽看煞疑面尋聲来顛跌死別
還生逢驚喜殊怳惚良人稍定魂為我叙顛末靡爾
斷斷誠吾豈乕口脫爾哭山可裂爾心天可質虎狼
亦相感捨我不忍食惡性終未已悶悶且注目一塊

狙上肉急勢在頃刻蒼崖忽崩折忽然壓虎殺虎殺
吾則活得此冥冥隲冥冥豈我隲賴爾聲上徹語罷
爲一泣感歎中自怛里人相謂曰烈哉不可滅齊聲
入官家爲向太守說太守嗟歎久牒報都觀察觀察
亦嘖嘖將以朝廷達天門九重深閽者亦嗔喝遂令
下土人貞行任泯沒僕本慷慨者一聞感嘆發褒賞
何關爾苦節爾無怍吾東禮義俗賴爾應更作何恨
古貞烈異事惟爾獨嗟彼杞梁妻崩城竟何益又聞
天山石望夫空悲切豈如沃州女本末無欠缺一哭
行人来二笑山石落人来救其死石落滅其厄丈夫

所難能乃於一女覿士族所罕聞爰得下賤閥頗將
如椽筆鐫彼中疊碣此不惟詩多警語事蹟絶異余
前有香娘歌當与是詩可警吾閨閤間耳辛未年
間事云

許積生於忠州四歲忽失所在人見積於屋上採雀雛
恣噉蓋無梯而登屋甚恠事也至貴而殺人之象也
世傳嘗斬毒蛇蛇呵青氣直入口中仍生子堅後以
逆誅又傳嘗爲臺官閭閻女新嫁衣錦鞍以爲犯禁
發吏捕之鞫殺之女瞪目直視積良久乃死後生堅
克肖其女云堅兒時袖鰒魚打杏桃子童隊皆隨而

九十下落九字

拾之以銀龜鎭被四角冬月以船圍溺器其濫後皆

此類性聰慧不讀書只使人讀經史卧聽之皆記念

終身不忘庚申伏誅積將坐死自梟曰有子逆堅萬

死無惜社稷西畔有許積址

朴曄字叔夜爲人豪擧少時善蹴踘有幹能料事如神

嘗遇神人告曰活千人可善終誤以爲殺千人遂行

殺戮事先海君許爲平安監司十年凡八年癸亥

仁祖靖難遣使誅之曄殺人凡九百九十方臨刑大

同江邊有大童過之曄回首叱之使入水童不敢避

蹈波而死乃滿千矣威令行於西道建虜猖狂不敢

加兵於我者曄之力也嘗遣刺客偷建首帽珠賣於
畨市虜由是惕服臨死歎曰何不活我十餘年盖逆
覩丁丑之難也嘗召匠構宅將上樑忽使鑿孔於中
人莫知所以後曄營新門之闕無樑或言曄之家樑
最大工往掇其瓦見鑿而止其家尚在會賢坊
余雨中卧念一生向人乞借可歷數也余性甚拙先度
人有難色不忍開説明知彼之於我不少慳惜始言
之借人馬驢只六七番餘皆步行或借人奴馬慮其
飢困心甚不安絶不如緩步爲便也父母有病無以
爲藥向親戚乞錢百文米稻數斗嘗當妻病真氣大

敗乞藥於宗人心步踽躇決不如父母病時求之之為宜也坐於蹤迂有時誤事而亦不取大辱也

余平生有大病根對能容受吾迂蹤底人則評山水譚文章以至民風謠俗娓娓不厭雜以諧笑竆晝竟夜人不知吾為不能言人也若吾與人趣味不入人言而吾不知吾言而人不知雖欲強為笑語没没不可為也於是受無情之譏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者宗際語也然每欲强務淋漓爛熳意態而年近三十卒不能辦可恨可恨

余瘦弱不勝衣而看人險仄事則腦中熱激直欲手搏

此非君子函容之量也余每我之不掛口角不置心
曲一切以消遣爲法久而尋常若痴人人或疑我爲
不明是非者也或目以爲占便占宜或以爲好老道
余亦甘受不辨是豈真知我心哉世界甚窄既無挽
回世道底真正氣力則吾一偏客氣罵人砭人豈不
爲辱身之堦乎如有容聽我言敏於爲善者則余豈
不竭言其過哉

每見齷齪淺涊之事則未嘗不獨自咄嗟至欲裂冠入
山却羨屈平之懷沙鮑焦之立枯然瞑目移時火氣
始降則反覺自家太狹窄於是究竟寬平和緩悠遠

虛靜等字義心界始寧謐然鬱輪時節多恬恭時節少噫此客氣也安得吾儒涵養法而矯之也

曹植武帝誄曰潛闥一扃尊靈永蟄又文帝誄曰皇雖殪沒天祿永延古人作文固不擇言耶

易書素問先秦古書多叶韻道德經尤然且古時村謠里談才出口已成韻此由世猶淳真天植之聲不澆訛也論語疏曰公冶長辨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鳥亦能叶韻耶

青莊館全書卷之五十三

庚午春戚從弟
金民城盛汝書